

文房四譜序

東海徐鉉

聖人之道天下之務充格上下綿亘古今究之無
倪酌之不竭是以君子學然後知不足也然則士
之處世名既成身既泰猶復孜孜於討論者蓋亦
鮮矣昔魏武帝獨嘆于朱伯業今復見于武功蘇
君矣君始以世家文行貢名春官天子臨軒考第
首冠群彥出入數載翱翔青雲綵衣未絃光映里
閭其美至矣而其學益勤不矜老成以此為樂退
食之室圖書在焉筆硯紙墨餘無長物以為此四
者為學所資不可斯湏而闕者也由是討其根源
紀其故實叅以古今之變繼之賦頌之作各從其
類次而譜之有條不紊既精且博士有能精此四



者載籍其焉往哉愚亦好學者也覽此書而珍之
故為文冠篇以示來者

文房四譜目錄

第一卷

筆譜上 筆格附

一之叙事

二之造

三之筆勢

四之雜說

第二卷

筆附下 筆格附

五之辭賦

第三卷

硯譜一 水滴器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一之敘事

二之造

三之雜說

四之辭賦

第四卷

絃譜三

一之敘事

二之造

三之雜說

四之辭賦

第五卷

墨譜四

文房四譜卷第一

文房四譜卷第一



翰林李士蘇 易簡集

凡筆字俱從
通本皆然

筆譜上 筆格附

一之叙事

三之筆勢

一之叙事

二之造

四之雜說

上古結繩而理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依類象形始謂之文形聲相益故謂之字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揚雄曰執有書不由筆苟非書則天地之心形聲之發又何由而出哉是故知筆有大功於世也釋名曰筆述也記述事而言之又成公綏曰筆者畢也而能畢舉萬物之形而序自然之情也又墨數云

凡以墨沈編按者



趙本即錢本亦作則
改作即

筆者意也意到則筆到焉又吳謂之律燕謂之弗秦謂之筆也

又許慎說文云楚謂之聿聿案聿一又常從音安涉反常者手之技巧也故從又從巾秦謂之筆從聿竹部璞云蜀人謂筆為不律雖曰蒙恬製筆而周公作爾雅授成王筆已云簡謂之札不律謂之筆滅謂之點又尚書中候云玄龜負圖出周公授筆以時文寫之曲禮云史載筆詩云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又夫子絕筆於獲麟莊子云舐筆和墨是知古筆其來久矣又慮古之筆不論以竹以毛以木但能染墨成字即呼之為筆也昔蒙恬之作秦筆也柘木為管以鹿毛為柱羊毛為被所以蒼毫非為兔毫竹管也見崔豹

趙本札錢本亦作札
亦雅石經亦作札
其作札者誤也

為趙本謂錢本為

古今注秦

之時併吞六國滅前代之美故蒙恬獨稱

於時

長城始取中山兔毛造筆今辨案也

西京雜記云漢製天子筆以錯寶為附音夫毛皆以秋

兔之毫官師路扈為之又以雜寶為匣厠以玉壁翠

羽皆直百金

文漢書云尚書令僕射丞相郎官月給大筆一雙象

題云北宮工作

又傳云云漢末一筆之押雕以黃金飾以和璧綴以

隋珠文以翡翠非文犀之類必象齒之管豐狐之柱

秋兔之翰用之者必被珠繡之衣踐雕玉之履

王子年拾遺云張華造博物志成晉武賜麟角筆管此遼西國所獻也

趙本無記帝記
二字與本同

帝

孝經援神契云孔子制作孝經使七十二向向北辰
磨折使曾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簪經筆衣絳單衣
向北辰而拜

準則書札

王羲之筆經云有人以綠沉漆竹管及鏤管見遺錄
之多年斯亦可愛玩詎必金寶雕琢然後為貴乎
崔豹古今注云今士大夫簪筆佩劍言文武之道備
也

晉蔡洪赴洛中人問曰吳中舊姓何如荅曰吳府君
聖朝之盛佐明時之後叙永長理物之宏德清選
之高望嚴仲弼九臯之鴻鵠空谷之白駒顧彦先八
音之琴瑟五色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
逸光陸士龍鴻鵠之徘徊懸鼓之待槌此諸君以洪

趙本作鴻鵠

筆為鋤菜以紙札為良田以玄墨為稼穡以義理為
豐年出蠟紙林說
又蠟紙林說
文士傳云成公綏口不能談而有劇問以筆荅之見
其深智

吳闞澤為人傭書以供紙筆
世說王羲之得用筆法於白雲先生先生遺之鼠鬚
筆又云鍾繇張芝皆用鼠鬚筆

魏曹公聞吳與劉先主荊州方書不覺筆墜地何晏
奏曰宜上王欲誅曹爽呼何晏作
晉王珣字元林夢人以大筆勤楊與之人說曰君當
有大拜筆後孝武哀策謚文替珣所草東云是
漢書張安世持橐籥筆事孝武數十年以備顧問可

趙本
弟作
卿錢本若

謂忠謹矣

梁書紀少瑜字幼場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云我以此猶可用卿自擇其善者其文因此遂進梁鄭灼家貧好學抄義疏以日繼夜筆毫盡必削而用之

另起

隋劉行本累遷掌朝下大夫周代故事天子臨軒掌朝典筆硯持至御座則承御大夫取以進之及行本為掌朝將進筆於帝承御復欲取之行本抗聲曰筆不可得帝驚視問之行本曰臣聞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臣既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焉能取臣筆帝曰然因令二司各行所職
柳公權為司封員外穆宗問曰筆何者書善對曰用

趙本言錢本言

趙本上有印字下作書正錢本日

趙本作其書外本其

另起

筆在心正心正則筆正上及容知其筆諫
景龍文館集云中宗令諸學士入甘露殿其北壁列書架架上其書學士等略見有新序說苑鹽鐵潛夫等論架前有銀硯一碧鏤牙管十銀函盛紙數十種揚子法言云孰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吾見天常為帝王之筆舌也
論衡曰智能之人須三寸之管一尺之筆然後能自通也

趙本作曹哀作書儀作夜則錢本同

曹哀字叔通常慕叔孫通為漢書儀夜則沈思寢則懷鈇筆行則誦文書當其念至忽忘所之
韓詩外傳曰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於門下三三三夜簡子問其故對曰臣以為諤諤之臣墨筆執牘從

君之後何君過而書之

○梁元帝為湘東王時好文學著書嘗記錄忠臣義士及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或金銀雕飾或用斑竹為管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精粹者用銀管書之文章贍逸者以斑竹管書之故湘東之譽播於江表司馬相如作文把筆常蓄之似魚含毫陸士衡文賦云或含毫而逸然東宮舊事皇太子初拜給漆筆四枚銅博山筆床副焉

○歐陽通詢之子善書瘦怯於父常自矜能書必以象牙犀角為管狸毛為心覆以秋毫松燭為墨朱以麝香紙必須用緊薄白滑者乃書之蓋自重也
○柳惲嘗賦詩未就以筆搖琴坐客以筋和之惲驚焉其

趙本作緊薄
我本固
趙本作扣之
於不自

哀韻乃製為雅音後傳擊琴自筆搖之始也

○史記相如為天子遊獵之賦成武帝許令尚書給其筆札

○又漢獻帝令荀悅為漢紀三十篇詔尚書給筆札
江淹夢得五色筆由是文藻日新後有人稱郭璞取之君子有三端一曰文士之筆端

漢班超常為官傭書久勞苦乃投筆曰大丈夫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焉能久事筆硯陸雲與兄士衡書曰君苗每常見兄文思欲焚筆硯魏明帝見殿中侍御史著白筆側指而立問曰此何官也辛毗對曰御史著筆書過以記陛下不依古法者今者直備官耗筆耳

另起

另起

另起

趙本作必

左思為三都賦門庭藩溷必置筆硯十稔方成

趙本無水字

薛宣今人納薪以炙筆硯
文魚豢魏略曰顏斐字文林為河東太守課人輸租
車便置薪兩束為寒炙筆硯風化大行

趙本作草

補衡為鸚鵡賦於黃射座上祖之筆不停綴又阮瑀
援筆操檄立成曹公索筆求改卒無下筆處
揚雄每天下上計孝廉會即把三寸弱翰油素四尺
以問其異見墨譜

趙本作記

史記西門豹為鄴令投巫於水復投三老乃簪筆磬
折向河而立以待良久
崔豹古今注云牛亭問彤管何也荅曰彤赤漆耳史
官載事故以赤管言赤心記事也

趙本作姬

曹公欲令十吏就蔡瑛瑛寫書瑛曰妾聞男女禮不親
授乞給紙筆一月真仲雅命于是繕寫送之文無遺
誤

趙本作名

王粲才高辯論應機屬文舉筆便成鍾繇王朗各為
魏卿相至於朝廷奏議皆閣筆不敢措手

趙本作佩

棘子正書云尚書以六百石為名佩契刀囊執版右
簪筆焉

僧智永學書舊筆頭盈數石自後瘞之目為退筆塚

親筆

趙本有其字

孔子世家云孔子在位聽訟文辭可以與人共者不獨
有也至於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也
一辭

薛宣為陳留。下至財用。筆硯皆為設方略。利用必令省費也。

王充好理實。閉門潛思。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

謝承後漢書云。楊璇字機平。平零陵賊。為荊州刺史。趙凱橫奏檻車徵之。仍奪其筆硯。乃齧臂出血。以薄

中白毛筆染血。以書帛上。具陳破賊之形勢。及言為凱所誣。以付子弟。誦閱詔原之。

王隱晉書陳壽卒。洛陽令張弘遣吏噴紙筆就壽門下寫三國志。

謝莊傳云。時宋世祖出行。夜還。勅開門。莊居守曰。伏須神筆。乃敢開門。

筆書 孔稚圭另起
趙本
另行起

王僧虔傳云。齊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每常用搦筆書。以此見容。孔稚圭上表曰。聖照玄覽。斷自天筆。庾廙字。勅簡侍中表。彖雅慕之。贈鹿角書格。蟬硯象牙筆管。

陶弘景字彥通。年四五歲。常以荻為筆。畫灰中學書。遂為善隸。

范岫字懋賓。濟陽考城人。每居常以廉潔著稱。為晉陵太守。雖筆管一雙。猶以為費。

太公陰謀筆之書曰。毫毛茂茂。指水可脫。隋文不活。蔡邕與梁相復惠善墨。良筆下土。所無。重惟大恩。厚施。期於終始。

徐廣車服儀制曰。古者賤皆執笏。縉紳之士者。縉

另起 藝工

笏而垂紳帶也。有事則書之。故常簪筆。今之白筆是其遺象。

禮云：史載筆士載言。注云：謂從於會同，各持其職以待事也。筆謂書具之屬。

曹掾令枉狀奏孔融誅之。人觀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忘其筆。

趙本觀

二之造

常仲將筆墨方先於鐵梳梳兔毫及青羊毛去其穢毛訖各別用梳掌痛正毫齊鋒端各作扁極令勻調平好用衣羊青毛毛去兔頭下二分許然後合扁卷令極固痛頓訖以所正青毛中截用衣筆中心

趙本無其字

痛一作痛

痛一作痛

另行起

口

名為筆在或曰墨池承墨復用毫青外如作在法使心齊亦使平均痛頓內管中寧心小不宜大此筆之要王羲之筆經曰廣志會獻云諸郡獻兔毫出鴻都朔惟南趙國毫中用世人咸云兔毫無復加筆手有巧拙意謂趙國平原廣澤草木惟有細草是以兔肥肥則毫豐而銳此則良筆也凡作筆須用秋兔秋免者仲秋取毫也所以然者孟秋去夏近其毫焦而嫩季秋去冬則其毫脆而禿惟八月寒暑調和毫乃中用其夾脊上有兩行毛此毫尤佳其脇際扶疎乃其次耳採毫竟以紙裏石灰汁微火上煮令薄弗所以去其膩也先用人髮抄數十莖雜羊青毛并兔毫兔毫長而弱者曰毫惟令齊平以麻紙裹柱根令

趙本作良是疑兔字

之矣

兔毫長而弱者曰毫惟令齊平以麻紙裹柱根令

治用^{以麻紙者欲其}次取^上毫薄薄布柱上^{今柱不見}
然後安之惟須精擇去其倒毛毛抄合鋒今長九分
管脩三握頭圓正方可後世人或為削管故筆輕重
不同所以筆多偏拙者以一邊偏重故也自不留心
加意無以詳其至此輩成合蒸之令熟三斛米餽頭
以繩穿管懸之^{歌器}上一宿然後可用世傳鍾繇張
芝皆用鼠鬚筆鋒端勁強有鋒銳余未之信夫秋兔
為用從心任平鼠鬚甚難得且為用未必能佳蓋好
事^者之說耳昔人或以琉璃象牙為筆管麗飾則有
之然筆須輕便重則墮矣近有人以綠沈漆管及鏤
管見遺錄之多年斯亦可愛玩詎必金寶雕琢然後
為寶也余嘗自為筆甚可用謝安石庾稚恭每就吾

求之斬而不與

博物志云有獸^{綠木}文似豹名虎僕毛^取以為^取筆
額外尤少兔人多以鷄雉毛作筆亦妙故額外人書
札多體弱然其筆亦利其餘至水乾墨緊之後鬚然
如蠶島所以額表記云額外既無兔有郡牧得兔毫
今匠人作之匠者醉因失之惶懼乃以已鬚製^也甚
善詰之工以實對郡牧乃令一戶必輸人鬚或不能
速輒責其直

趙本作上

宣城之筆雖管管至妙而佳者亦少大約供進或達
寮為之則稍工又或以鹿之細毛為之者故晉王隱
筆銘云豈其作筆必兔之毫調利難充亦有鹿毛蓋
江表亦少兔也往往商賈賣其皮南渡以取利今

●民間使者則皆以山羊毛焉蜀中亦有用羊毛為筆者性脆亦不下兔毫也

○今之飛鳥書者多以竹筆尤不佳宜用相思樹皮焚其末而漆其柄可隨字大小作五七枚妙往往一筆書一字滿一八尺屏風者

○墨蘇云王逸少筆勢圖先取崇山絕仞中兔毛八九月收之取其筆頭長一寸管長五寸鋒齊腰強者妙今之小學者言筆有四句訣云心柱硬覆毛薄尖假錐齊似鑿

○歐陽通自重其書必以象牙犀角為管狸毛為心覆以秋毫見叙秦蒙恬為筆以狐狸毛為心兔毛為副見博物志

趙宋作用

○蜀中出石鼠毛可以為筆其名鼯

○李陽冰筆法訣云夫筆大小硬軟長短或紙絹心散卓等即各從人所好用作之法匠須良哲物料精詳入墨之時則毫副諸毛勿令斜曲每因用了則洗濯收藏惟已自持勿傳他手至於時展其書與來不過百字更有執捉之勢用筆緊慢即出於當人與無確定矣

○今有以金銀為泥書佛道書者其筆毫總可數百莖濡金泥之後則鋒重澁而有力也淮南王萬畢術曰取桐燭與栢木及蠟俱內甬中百日以為筆畫酒自分矣

三之筆勢能書附

老子曰鑿虛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夫四譜之作其用者在於書而矣已故以筆勢一篇附之

真誥曰三皇之世演八會之文為龍鳳之章雲篆之跡以為頡形梵書分破二道壞真從易配別分支乃為六十四種之書又真誥曰三君手迹揚君書家工不今不古能大能細大較雖效却憎筆法力兼二王而名不顯者當以地微兼為二王所抑字勢學揚而又云八會書文章之祖也夫書通用墨者何蓋文章屬陰自陰顯於陽也

又云神僊之書乃靈筆真手也

時人咸云免毫無優劣筆手有巧拙

王羲之筆勢論云凡欲書時先乾研墨安着水中研

已見前重出

另起

墨須調不得生用生用則浸漬慢澁點筆之法只可豆許大濕不宜大點橫畫之法不得緩緩即不緊豎牽之法不得急宜卓把筆筆頭先行筆管頭卓豎傍則曲也輕捷妙好真書之法也草行之法即任意也又云初學書時不得盡其形勢先想成字意在筆前一遍正其手脚二遍須得形勢三遍須少似本四遍加其適潤五遍加其搜拔須俟筆滑不得計其遍數又云手穩為本分間布白上下齊平得其體勢大者促之令小小者放之令大自然寬狹得所因其儀又書法云點之法如大石當衢或如蹲鳩或如瓜子或如科斗落手之法裁若長松之倚溪立人之法如鳥存柱上

口又云一點失如美女之無一目一畫失壯如士之無一肱

吳沈友少好學時人以友有三妙一舌妙二力妙三筆妙

口趙壹非草書曰十日一筆月數九墨領袖如皂唇齒皆黑也

王羲之與謝安書曰復與君此真州所得極為不少而筆至惡殊不稱意

蔡伯喈入嵩山學書於后室內得素書八角垂芒頗欲佯篆伯喈得之不食三日惟只大叫歡喜

口鍾繇見蔡邕筆法於帝誕自植三日膏盡青因嘔血魏太祖以五靈丹救之得活繇求之不與及誕死繇

令人盜掘其墓而得之故知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從其消息而用之由是更妙臨死啓囊授其子會繇能三色書然最妙者八分

筆陣圖云夫紙者陣也筆者刃稍也墨者發甲也水硯者城池也心意者將軍也本領者副將也結御上者謀略也颯筆之次吉五之飛也出入者蹄令也屈折者殺賊也

口入云草書欲緩前急後斯至訣也

口王逸少先少學字於衛夫人自謂大能又渡江北游名山見李斯曹喜書又之許見鍾繇梁鵠書又入洛見蔡邕石經張華嶽碑始知衛夫人書徒費

趙本無下少字

趙本有又重之三

趙本無又於七字

年月耳遂兼衆家習之特妙

趙本無小字是地偏同
趙本亦作志

○衛夫人見羲之書讀太常王策曰此山兒必見用筆訣也妾近見其書便有老成之態因流涕曰子必蔽吾書名晉帝時北郊祭文命更寫之工人削之羲之

筆入七分

趙本有夫書七字

○又虞世南筆

云夫書須手腕輕虛夫未解書者則

書下無意字
些則依是地偏同趙本志如里第
趙本無橫意二字

一點一畫皆求像本也乃自取拙見豈是書耶太緩

則無筋太急則無骨側管則鈍慢則肉多豎筆則鋒

直乾枯則勢露宜麤而不銳細而不壯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

○又云夫筆長短不過五六寸搦管不過三寸真一行二草三宜指實掌虛

○右軍云弱紙強筆強紙弱筆強者弱之弱者強之

○墨數云凡書多肉微骨者謂之墨猪

○又云凡筆乃文翰之將軍也直宜持重

○又云凡書必使心忘於筆手忘於書心手遺情書不

忘想要在求之不得考之即章貞觀六年正月八日

命整理御府今古書鍾王等真跡得一千五百一

十卷

趙本此則前是地偏同

○王方慶於太宗時上其十一代祖導十代祖洽九代

說者謂數世次者必從己身起

祖珣八代祖曇首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寶五代祖

為一代觀王方慶起先世道

高祖規曾祖襄并九代三從伯祖晉中書令獻之

臨高祖已上稱五世祖則不從己身起矣

已下書共十卷上令中書令入崔融為寶章集叙其

事以賜之舉朝為榮

趙本無書字

趙本亦有臣字

趙本作駁勁

趙本杜恕崔瑗趙本帝改帝

梁武帝論蕭子雲書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踰杜

美過崔瑗當與元帝爭驅並先其相賞如此

齊高帝昔為方伯而居處甚負諸子學書嘗少紙筆

漢元始中徵天下小學
張融善草書自美其能帝曰卿殊有骨力但恨無二
王之法答曰亦恨二王無臣之法
梁武帝論蕭子雲書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踰杜
美過崔瑗當與元帝爭驅並先其相賞如此
齊高帝昔為方伯而居處甚負諸子學書嘗少紙筆
武陵王暕嘗以指畫空中及畫掌學字遂工篆法

夫握筆名指一指在上為單鉤雙指為雙鉤指聚為
撮筆皆學書之固習也偽蜀士人馬侃能書得二王
之法然而以二指指筆管而書每執筆必二分跡可
深二三分斯書札之異者也
漢谷永字子雲與棗護字君卿俱為五侯上客人號

曰谷子雲筆札妻君卿唇舌

晉王獻之字子敬方學書父羲之常從製其筆不得
乃歎曰此兒當有大名後果能以帚帚泥書作大字
方一丈甚為佳妙觀者如堵筆札之妙時稱二王

僧智永於樓上學書有禿筆頭十莖每獲數石人於
題頭門限穿穴方以鐵葉裹之人謂之鐵門限後取
筆頭瘞之為退筆塚自製銘志

李陽冰云夫點不變謂之布棋畫不變謂之布算方
不變謂之針圓不變謂之環
張伯英好書凡家之衣裳皆書而後練

晉書王逸少書字若金點墨中炳然可陵
張祖字文舒伯英季弟也章草入神八分妙隸書

沿趙亦作帝

入能

○劉德升字君嗣能書胡昭鍾繇俱善書胡書體肥鍾書體瘦亦各有君嗣之美

○王羲之曠之子早於其父枕中竊讀筆法父恐其幼不與乃拜法而請之

王僧虔博涉經史善草隸齊太祖謂虔曰我書何如卿虔曰臣正書第一陛下草書第二正書第三臣無第二陛下無第一○第一大笑曰卿善為辭也然天下有道在不與易又高祖嘗與僧虔賭書畢帝曰誰為第一虔曰臣書臣中第一陛下帝中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誅也

歐陽詢書如擗地勢皆能如意褚遂良須臾和墨調精紙良筆方書

張旭得筆法傳於崔邈顏真卿自言始吾觀公主擔夫爭路而得筆法之意○後見公孫氏舞劍得其神飲醉輒書揮筆大叫以頭搥水墨中天下呼為張顛醒後自觀以為神異不可復得也

○長沙僧懷素好草書自言得草書三昧○魏明帝起凌雲臺先釘榜未題之乃以籠盛帝誕輶轡引上書之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及下鬚髮盡白乃解識子孫絕此楷法

天下名書有荀爽狸骨藥方帖王右軍借船帖右軍嘗醉書數字點畫象龍爪後遂有龍爪書跋

○宋太祖問顏延之諸子誰有卿風延之曰後得臣葉

測得臣文與得臣義耀得臣酒
蕭隸首無紙指書聽塵臣學書

羲之永和九年製蘭亭序乘興而書用蠶絲鼠鬚
華道媚勁健絕代更無太宗後於玉華宮大漸語
高字曰首得蘭亭序陪笑耶終無恨矣高字隸法而
從之

世傳宣州陳氏世能作筆家傳右軍與其祖求筆帖
後子孫尤能作筆至唐柳公權求筆於宣成先與二
管語其子曰柳學士如能書當留此筆不爾如退還
即可以常筆與之未幾柳以為不入用別求遂與常
筆陳云先與者二筆非右軍不能用柳信與之遠矣
孫敬事守至孝每得甘鮮必奉母每畫他書直

陳氏類記作諸葛氏
墨池編作陳氏

另起

草皆知也

衛恒每書大字於酒肆令人閱之納直以償酒價直
足則掃去之

唐太宗筆法云攻書之時當收視聽反絕慮怡神心正
氣和則契於玄妙心神不正字則欹斜志氣不和字
則顛仆如魯廟之器也

又云為點必收費緊而重為畫必勒貴澁而遲為擊
必掠費險而勁為堅必努貴戰而稚為戈必潤貴遲
疑而右顧為環必郁費盛鋒而惣轉為波必磔貴三
折而遺毫

前蜀王氏朝尚相王錯字鱣祥家藏書數千卷一一
皆親札并寫藏經每趨朝於白藤梅子內寫書書法

尤謹近代書字之淫者也

四之禱說

在昔受爵者必置書於草詔者謂之潤筆鄭譚隨文時自降州刺史復國公當今李德林作詔高祖戲之曰筆頭乾譚答曰出為方牧杖策而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帝大笑

梁簡文為筆語十卷得見世莫

幽明錄賈弼夢人求易其頭明朝不覺人見悉驚走弼自陳乃信後能半面笑半面啼兩手兩足并口齊

奮五筆書成文辭各異

齊高洋夢人以筆點其額王曇首賀曰王當作主吳孫權夢亦同熊循解之

彙

梁純少瑜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後文章

大進見敏事中

搜神記曰王祐病有鬼至其家留赤筆十餘所於薦下曰凡書皆無恙可使人簪之出入辟惡舉事皆無恙以與李乙類

酉陽雜俎云大曆中東都天津橋有乞兒無兩手以古足夾筆寫經乞錢欲書時先擲筆高尺餘以足接之曾無失落書跡尤楷

石晉之末汝州有一高士不顯姓名每夜作筆十管付其室家至曉闔戶而出而街墜壁貫以竹筒如引水者或人置三十錢則一管躍出十筆告盡雖勢要官有督之亦無報也其人則携一盞吟嘯於道官佛

廟酒肆中至夜酣暢而歸其匹婦亦怡然自得復為十管來晨貨之時此三十載後或携從室居者不知所^謂人有後數十年^復見者顏色如故時人謂之筆

魏末傳曰夏侯太初見台還路絕人^道不畜筆其謹

真如此^金之筆故者往往尋不見或會府吏千百軍用筆至

昔有僧惠遠製涅槃經疏就^其筆曰如合聖意以

筆不墜乃擲於空中卓然不落

唐越州法師神楷造維摩經疏亦然後迎^入長安

西陽雜俎云長安宣平坊有賣油而至賤^及久疑^者

之遂入樹窟乃^蠟以筆答簪盛樹津以示於人發

拙而出尚挾答^瞪目氣色自若今都會間有運大筆

如椽者寫小字小如半麻粒許^瞬息而就或於稻粒

之上寫七言詩一絕分間布白^歷歷可愛

關史云術士如得一故筆可令於都市中代其受刑

術者即解化而去謂之筆解

另起

本州云筆頭灰多年者燒之^水服可以療溺塞之病

魏王思為大司農世急常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

復來思怒逐蠅不得還乃取筆擲地^毀之又蠅集符

一筆三錢無直亦^子之明旦有羽成筆數十束如此三

年得錢輒棄之道中

堅筆以傳故堅筆自自嶺間嶺間鳴聲甚大集筆而去於市中

御史臺記云臺中尚尚揖揖者古之肅拜也故有臺揖揖

筆每署事必舉筆當額有不能下筆者人跡為高高楮

筆往往自臺拜他官執筆亦誤作臺揖者人皆笑之

德宗在奉天與渾瑊無名官告千餘軸軸象敢死之士

賜瑊御筆一管當戰勝量功伐即署其名授之不足

即以筆書其身神

唐相裴儼儼早肄業於河內之太行山後登顯位建寺

於彼目為化城寺旋授太原節鎮經由是寺寺之僧

粉額陳筆硯候裴公神情自若公神情自若以衣袖

搥墨以書之尤甚道徒速歸侍婢訝其靈滲裴公曰

向以之代筆來

壬子年拾遺記云任末年十四季無常師或依林木

之下編茅為庵削荆為筆刻樹汁以為書夜則映月

望星暗則燃蒿自照

劉峻與沈約范雲同奉梁武策錦被事咸言已罄而

峻請紙筆更疏十事在座皆驚視帝失也色

晉陸士龍云魏武帝劉婕妤以七月七日折琉璃筆

管此其時也出時照

會稽典錄云盛吉拜廷尉每冬月罪囚當斷其妻執

燭吉持丹筆相向垂淚君吉達字

晉春秋云何禎少孤常以縛筆織扇為業善為智計

由是知名

王隱始著國史成八十八卷屬免官居家貧賈筆札未能就遂南游陶侃又還江州投庾元規元規了給其筆札其書遂成

天台百錄云西天龍猛尊者常用藥筆點山石為金寶濟施于人

唐法師楚金刺血寫法華經筆端常有舍利古者吏道必事刀筆今亦有藏刀於管者蓋其遺製也

段成式以葫蘆為筆以贈溫飛卿書在詞賦門

柳公權不能用義之筆見筆勢中

今之職官斷大辟罪者署案訖必尋毀其筆蓋彰其惻隱也醫馬常取之燒灰治驚風及童子邪氣

謝承後漢書云劉祐為郡主簿郡將之子付出錢之令買果實祐悉買筆墨書具以与之

魏管輅往見安平太守王基基令作卦輅曰床上當有大蛇銜筆小大共視須臾失之果然

諸葛恪父瑾長面似驢孫權大會群臣使人牽一驢長檢其面題曰諸葛子瑜恪跪乞筆益兩字因聽于之恪續其曰下之驢舉坐大笑乃以驢賜之

趙伯符為丹陽郡嚴酷典筆吏取筆失旨頓手五十鞭

羅什撰譯伯肇執筆定諸詞義孝者宗之

魏略張既為郡小吏而家富自念無自達乃畜好刀筆版奏伺諸大吏無者輒奉之

另起

吳孫權常夢北面頓首於天帝顧而見日俄而日變為三月忽見一人從前以筆點其額流血於前懼而走之狀似飛者復墜於地覺以問術士熊循循曰吉祥矣大王必為吳主王者人之首額者人之上王加點主字也在前而來王者之群臣也雖王意未至而群下自逼矣血流在前今教明白當從王出也權乃詢之大臣遂絕於魏天熙中童謠曰二月盡三月初索生磔磔桺葉舒荆華楊板行詔書後王璿殺汝南王亮帝以白虎幡宣詔收璿誅之璿手握青紙謂蓋刑者曰此詔書也蓋此應之

宋雲行記云以魏神龜中至烏菟國又西至本釋迦往自作國名磨休王有天帝化為娑羅門形語王曰我甚知聖法須打骨作筆剥皮為紙取體為墨王即依其言遺善書者抄之遂成大乘經典今打骨處化為琉璃

桐燭筆分酒見造筆門

夢書云夢筆硯為縣官文書所連也

又云夢得筆硯憂縣官又云磨研染筆詞訟陳也

古詩云有客從南來遺我一把筆

國語云智襄子為室美士茁懼曰臣秉筆事君起曰高山浚原不生草木栢松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

莊子曰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

東觀漢記永平年神爵集宮殿官府上假買達筆札
今作神爵頌除蘭臺令史遷郎中

晉書赫連勃勃謂隱士京兆常祖思曰我今未死汝
猶不以我為帝王吾死之後汝輩弄筆當置吾何地
遂殺之

賀循傳陳敏之亂循稱詔書以循為丹陽內史循辭
以脚疾手不制筆又服寒食散露髮袒身示不可用
敏竟不敢逼

劉穆之傳宋祖素拙書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宣敕
四遠願公少復留意高祖終不能以事分有自穆之
乃曰公但縱筆大字徑尺亦無嫌大既足有所苞具
其名亦美高祖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

宋世祖歡飲令群臣賦詩沈慶之手不知書眼不識
字上逼令作書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授上令顏師
伯執筆慶之曰微住值多幸得逢聖運昌朽老筋力
盡徒出還南國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上甚悅衆
美其辭意齊虞玩之少閑刀筆汎涉文史

後魏世常宗勅廷尉游肇有所降怒肇不從曰陛下
自能怒之豈能令臣曲筆

秘含筆銘曰採管龍種拔毫秋兔

陸雲與兄機書曰案視曹公器物筆杖所希聞黃初
二年劉婕妤折之見此復使人悵然又有感慶筆亦
如吳筆又有琉璃筆一枚

王光將誅蔡邕馬日磾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

當續後漢為世大典允曰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
書流於後世今不可使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無益
聖德吾黨復蒙訕謗

後漢末歙伐公孫述為刺客傷腰召蓋賢以屬軍事
自書遺表訖投筆抽刃而絕光武省書攬涕

後漢周磐字堅伯年七十三歲集論終日因令二
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與我謀於陰堂之
奧豈吾齒之盡乎若命終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

篇并切筆各一以置棺前

搜神記益州有神祠自稱黃石公祈者持一雙筆及
紙墨則於石室中言吉凶有聲而無形

石晉朝丞相趙瑩布衣昔常以窮通之分禱於筆窠

廟是夢夜遺以一筆二劔始猶未寤既向一踐廊廟
再擁節旌

近朝丞相馬裔孫幼于祿祈於上還神夢神与二筆
一大一小後為翰林李士及知貢舉自謂應之大拜
之日堂吏進二筆大小与夢相符

石晉之相和凝少為明經夢人与五色筆一束自是
文彩日新擢進士第三公九卿無所不厯

文房四譜卷第二

翰林學士蘇 易簡 集

口口筆譜下

口口口 五之辭賦

口口口口 蔡邕筆賦

序曰昔蒼頡創業翰墨作用書契興焉夫制作上聖則憲者莫先乎筆詳察其所由究察其成功鏗乎煥乎弗可尚矣賦曰

惟其翰之所生生于季冬之狹兔性精亟而慄慄體遠近而騁步削文竹以為管加漆絲之纏束形調搏以直端染玄墨以定色書乾坤之陰陽讚定羲之洪勳盡五帝之休德揚蕩蕩之明文紀三王之功代

盡

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表八 百之肆觀平傳六經而綴百氏兮建皇極而序
彝倫綜人於賡昧兮贊幽冥於明神象類多喻靡施
不協上剛下柔乾坤位也新故代謝四皆次也圓和
直正規矩極也玄首黃管天地色也云云

晉傳玄筆賦

簡脩毫之奇鬼獲珍皮之上翰濯之以清水芬之以
幽蘭嘉竹挺翠形管含丹於是班匠竭力良工逞術
纏以素泉納以玄漆漆豐約得中不文不質爾乃染芳
松之瀟烟兮寫文象於統素動庭白手以從心煥光
流兮星布柔不絲屈剛不玉折鋒鏘淋漓芒疇鉞列

傳玄筆銘曰

辭曰形管丹曰輕翰正色玄墨銘心寫言光譜天人

浮厲未然君子世之無及異端

傳玄鷹兔賦云

兔謂鷹曰母害於物有益於世華髦被體形管以制
蒼頡創業以興書契仲丘賴茲定此文藝擬則天地
圖畫萬方經理群品宣絲陰陽內敷七政班序明堂
道運玄昧非筆不光三皇德孔非筆不章

梁簡文詠筆格詩曰

英華表玉笈佳麗稱珠經無如茲制奇雕鎬襟衆象
仰出寫含花橫袖學仙掌幸因提拾用遂厠瓊臺貴

舉徐摛詠筆詩云

本自靈山出名因瑞草傳織端奉積潤弱質散芳煙
直寫飛蓬爍橫承落絮篇一逢掌握重寧憶仲升指

晉師璞筆讚

上古結繩易以書契經緯天地錯綜群藝日用不知
功蓋萬世

後漢李尤筆銘

筆之強弱度事分別七術雖衆猶可解說口無擇言
駟不及舌筆之遺設德尤不滅

梁庾肩吾謝登銅硯筆格啓

烟磨青石以踐孔程之壇管插銅龍還咲王生之壁
西域胡人卧織成之鋒藁游仙童子隱芙蓉之行陣
莫不盡出梁園來頒煥室

嵇含誠筆賦序云

騁韓盧逐狡兔日未移晷一縱雙獲季秋之月毫鋒

甚偉遂判懸崖之行而為筆因而為賦

賈耽虞書歌

衆書之中虞書巧體法自然歸大道不同懷素只政
顛豈類張芝惟札草形勢素肌骨老父子君臣相揖
抱孤音信竹更鸞體白如波長浩渺能方正不隳倒
功夫未至難尋臭須知孔子廟堂碑便是青緗中至
寶

成公綏字子安筆故筆賦

序曰治世之功莫尚於筆筆者畢也能舉萬物之形
序自然之情也力未盡而棄之畫掃有佞古賢之不
遇於是收取洗而棄之用其力而殘其身焉
有蒼頡之奇生列四目而蕪明慕羲氏之畫卦載萬

七言絕句作士

物於五行乃發慮於書契採秋毫之穎芒加膠漆之
網繆結三乘而五運建_神甫之玄管屬象齒於織象
鋒也染青松之微烟着不瓶之永蹤則象神仙人皇
九頭或乾群生異體恠軀注玉度於七經訓河洛之
識緯書日月之所躔別列宿之舍次乃皆是筆之飭
人日用而不寤迄盡力於萬鈞幸見柔於衢路

唐張碧答張郎中分寄翰林真餘筆歌

圓金五寸輕錯刀天人指落霜兔毛我之字无掌文
檄翰林分與神仙毫東風吹柳作金線狂湧辭波力
生健此時捧得江文通五色光從掌中見江龍角嫩
與精彩畫日揮空射烟霧誰能處得像幸來晴明書
破琉璃海揚雄得之甘泉賦曾求白鳳無因飛他年

擬把捕造化穿江入海剗天涯昨宵夢見歐率更先
來醉我黃金觥手擎瑟瑟三十斛博歸天上書黃遲庭
夢中擲手不相許悵望空乘碧雲去

梁吳均筆格賦

幽山之挂樹恒蒙風而抱露葉委鬱而陸離根縱橫
而盤_五甬其負霜含液技翠心赤翦其_所條為比筆
格跌則_亞今方爽似_麟山之孤上管則員貞峻逸若
九疑之_卓出長對坐以爾烟永臨寤而儲筆

梁元帝謝宣賜白牙鏤管啓

春坊上管曲降淫思北宮象牙鏤東山之人物圖寫
命麗笑蜀都之傅生故知愁賦非工王銘未善昔伯
喈致知才屬友人葛藟所酬尚聞通識豈若遠降鴻

慈曲覃庸隨方嘗隋珠過侈但有美小商執情無當

覺琉璃無當

無因則削徒懷曹植恒願執鞭

白學天學距筆賦

中山元毫作之尤妙為韻

足之捷者有鷄足毛之勁者有兔毛就足之中奮發者利距在毛之內秀出者長毫合為手筆正得其要象彼之距曲盡其妙圓而直始造意於蒙恬利而鑿終騁能於逸少斯則創因智士製在良工拔毫為鋒織竹為筭視其端若武安君之頭小窺其管如五元氏之心空豈不以中山之明視勁而俊汝陰之翰音勇而雄一毛不成採衆毫於三次之內四者可棄取銳武於五德之中雙美是合兩撥相同故不得兔毛無以成也草之用不名鷄距無以表入木之功及夫

親手澤隨指顧秉以律動度染松烟之墨洒鵝毛之素莫不畫成屈鐵點成垂露若用之軟陣則摧敵而先鳴若之用草聖則擅場而獨步察所以稽用其故雖云任物以用長亦在假名而善喻向使但隨物棄不與人遇則距音縮於晨鷄毫推殘於寒兔安得取與於彼移用在茲映赤管狀紺趾乍舉對紅毫疑錦臆初披輟翰停毫既象手麴足就棲之夕揮管拂銳又似乎奮鬚引鬚之時苟名實之副者信動靜而似之其用不因其美無倩因草為彌者質題折蒲而書者體柔彼皆瑣細此實殊尤是以擗之而變成全距書之而化出錢鈎夫然則董狐操可以為良史宣尼握可以削定春秋夫其不象鷄之羽者鄙其輕

薄不取鶴之冠者，惡其柔弱斯距也。如劍如戟，可擊可搏，將為我之毫芒，必假爾之鋒鏘，遂使見之者書。班發乘之者，筆力作，挫萬物而人文成，草入行而鳥跡落，縵縵盛處，類藏難之沉潛，圓扇忽書，圓舞鏡之揮霍，儒有學書臨水，履笈辭以含毫，既至，握管未遲，過兔園而易感，望鶴樹以難攀，願爭雄於爪距之下，無得雋於筆硯之間。

寶劍五色筆賦 蘇思日新為韻

物有麟奇，文抽藻思，含五采而可寶，煥六書而增媚。豈不以潤色形容，昭宣夢寐，清毫端之一句，潛會水章，施墨妙於八行，宛成錦字，言念伊人，光輝發身，拳然手受灼，若迷真，載帛驚緇，文漸出，臨池訝蓮，練長

新效，用辭林警宿鳥之丹，呈功學海，開游魚之彩。鱗所以成畫，識之規得和光之道，輕肆力於垂露，聞流精於起艸，俾題橋之慶，轉稱舒虹，當進牘之時，尤宜奮藻，掌握攸重，文章可矜，釋和松而霞駭，擇竹簡而淚凝，儻使書紳，敲之容斯美，如今畫像，丹青之妙，足徵卓爾，無雙班然不一，博握彩以空契，刷孤峰而秀出，紛色絲，宜映練囊，暈科斗兮，似開紺帙，動人文之際，懷豹變於良宵，呈鳥跡之前，想鳥凝於瑞日，當其色授之初，念忘彩而獲諸，兔交之次，驚亂目，相於相發揮於膝后，幾遷染於尺書，東翰苑之間，媚花陰而蔚矣，耕晴田之上，臨五德以溫如，是知潛應丹誠，暗彰吉夢，嘉不亂之如削，意相宣而載弄，混

青蝇之點取類華蟲。迷皓鶴之書思。齊彩鳳。故可以
彰施薤葉。點綴桃花。舒彩燄而增麗。耀彤管而孔嘉。
彼雕翠羽而示功。鏤文犀而窮奢。曾不如披藻翰而
發光華。

僧貫休詠筆詩

莫訝書紳苦功成在一毫。自從蒙管束便覺用心勞。
手點點身難辨筆身開架亦高。何妨成五色永願助風騷。

白樂天紫毫筆學府詞一首

紫毫筆大如錐。利如刀。江南石上有老兔。啖竹飲
泉生紫毫。宣城工人採為筆。千萬毛。中揀一毫毫。雖
輕功甚重。管勒工名充。歲貢君充。臣充。方輕用勿輕
用。將何如。願賜東西府御史。願願左充。宣充。起居搨管

趨入黃金殿。抽毫立在白玉隆。臣有姦邪正。衙奏君
有動言直。筆書起居郎。侍御史爾知紫毫不易置。每
歲宣城進筆時。紫毫之價如金貴。慎勿空將彈失儀。
慎勿空將錄制詞。

常充筆賦

筆之健者用有所長。惟茲載事成。未合雖難發難。於
衆毫誠難。穎脫首身於一管。豈是鋒銛進必。願言
浪退。惟慶隨。隨所動以授彩。寫孤貞而保直。脩辭立句
曾無點畫之虧。遊藝依仁。空負詩書之力。恐無成而
見擲。常自陳以研精。擇才而丹青不間。度用而工拙
偕行。所以盡心於事者。常巧於人情。惟首出書中。長
憂挫銑及文或紙上。或其知名。以提挈不難發揮。有

自樂入體之便，馬亦一毫而不墜，何嘗入夢終期。雖以相親，僅用臨池，詎敢辭於歷試。今也文章，具筆翰墨，皆陳秋毫似削，曾臣以新。但使元禮之門，不將點額，則子張之手，永用書紳。夫如^知是正有所記，知有因。然後錄名之際，希教字於伊。

衛李德裕班竹管賦并序

余寓居於城外精舍，有湘中太守，贈以班竹管，奇彩

煒爛，嗟哉不足，因為小賦以報之。

山金岱芳，瀟湘曲水，潺湲於幽谷，綠^綠管^管聲^聲於^於鉤^鉤輪^輪。

白猿悲兮，斷續^{斷續}會^會堆^堆擊^擊，鳳根^{鳳根}聯^聯延^延芳^芳，倚^倚管^管應^應佳^佳者。

二妃不徒，獨^獨處^處空^空，日^日遠^遠，珠^珠琴^琴之^之聲^聲。

更侵何情，誠之感物，遂故歸於幽林，爰有良牧採之。

巖趾表貞節於苦寒，見虛心於君子。始擗截以成管，

因天姿之具美，疑貝錦之濯波。似餘霞之散綺，自我

放逐塊然，農中^{農中}秦^秦物^物憂^憂而絕筆，殷浩^{殷浩}默^默以書空。忽有

客以贈鯉，因起^起子^子以雕蟲。念楚人之所賦，實周^周初^初之

變風。昔漢代^{漢代}方^方侈^侈增^增其炳煥，綴明璣以為押飾。文犀

而為玩，見^見傳^傳徒有貴於擊華，竟何資於漢翰。曾不知

美於江潭，訪奇於湘岫。况乃形管有煒列於詩人，

周得之而^而漢^漢隨^隨張^張得^得之^之書^書，細^細惟^惟茲^茲物^物之日^日月^月與^與造

化^化之^之齊^齊均^均，方^方寶^寶此^此以^以終^終老^老，永躬耕乎典墳。

韓愈毛穎傳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麻，佐禹理東^東方^方，養萬物，其功封於卯地，死為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

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時世孫傳當殷之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先使物竊相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東郭東郭者號曰東郭魏後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捉謀而殺之醢其家秦始皇時使蒙將軍恬南伐楚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君左右虞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口而長鬚八竅而獨取其鬚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善諸侯子遂獵固毛氏之族甚其氣載穎而歸獻俘于章臺宮其族而加束日見親寵任事穎為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居

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力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當代之務官府簿書亦井貨注記惟上所使自秦始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李斯中車府令蒿下及國人無不受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後見廢棄終默而不波惟不喜武擊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為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頡與執燭者常侍上林右殿頡與韓人陳孝弘農陶弘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置其出處必偕上尼頡三人者待詔韓但上未嘗作焉後因世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其髮

危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嘗笑曰中書君老而美
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耶對曰臣所
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於管城其子孫甚多
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繼管城者能繼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宣之子封於毛
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
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家為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
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救中山之豪始皇封^諸管
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信見卒見任
使奉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踈^秦真
少思我

周朴謝友人贈^紙筆^具紙譜

段成式寄溫飛卿葫蘆管筆往復二首

相卿往還見遺^遺葫蘆管筆輒分一枚寄上下走因於
守拙不能大用獲落之實有同於惠施豎厚之種本
慙於屈轂然雨思榮器愁想酒杯嫌若菜而不吟思
長柄而為贈未曾安筆却省歲書八月斷來固是佳
者方知綠沈赤管過於淺俗^求太白^求獲臨賀后
班蓋可為副也飛卿窮素細之業^檀壘伯之名^訟沂
九流訂銓百氏筆灑漑而轉玉紙^襪績而不供或助
揮^彈且非^翫好便望^審安承^墨細度覆毫勿令^仲宣
等^闕敢^詠也成式狀

溫廷筠答

求

遊筠翠日來洛水寒亦荆州夜嗽筋骸莫攝邪盡相
後鳩鵲傷明對蘭缸而不寢牛腸拾嫩嗟學錄而難
求前者伏蒙賜蒟蒻筆管一管火欲含詞聊申拜既
而上池未效下筆無聊慙况沈吟出懷未叙然則產
於何地得自隨人而能掣以裁筠輕同舉羽豈伊等
草空擗九寸之長何必靈芝獨踞三株之秀但曾藏
歆丹省永貯仙居世笑遺民遞永佳種惟庶仲履忽
墜煩聲豈常見已墮遺犀仍抽直幹青松所染漆竹
非珍足使玳瑁慙華琉璃掩耀一枚為貴豈其陸生
三寸見稱遂無揚子謹當刊於巖竹豈以却翰隨織
刊而為牀擬高位而作屋所恨書裙寡媚釘帳真功

實觀凡姿空塵異既連筠狀

陸龜蒙石筆架子賦

栝可延年廉能照夜直為絕代之物以連連城之價
爾材雖足重質實無妍徒翰墨謾費雕鐫到處而
人爭閣筆相逢而竟欲技篇若遇左冲太猶置門庭
之下如逢陸內史先焚章句之前寶附非隣金匣不
敵真堪諫諍之士雅稱玄靈之客謝守邊城雨細題
處堪憐陶公嶺畔雲多吟中合惜或若君王有命璽
紫筆新則以大齊水精之飾龍膏象齒之珍窺臨
視縹染生春衛夫人閑弄綵毫思量不到唯健好笑
提丹筆勝昧無因若自裁山如當樞凡則四居譚柄
之列辱在文房之粟誠非刻畫幾爰趨於織羅終假

磨礪幸見容於夫子可以資雲唱可以助風騷莫比
巾箱之貴堪齊鐵硯之高吟咽連文波秋聲敢賦賦
瑤池之月皓色可逃若有白馬潛心雕龍口鉤
不下於三篋裁剪無懸於八斗零陵例化肯後於雙
飛多宴書成願齊於不枉

陸龜蒙哀茹筆工辭

夫余之勝力何絲絲耕不能來弓水不能航載錫束
毫既勝且便晝夜今古惟毫是錫爰有如工工之良
者責其精精在僧高下關擊又五高不能拾旬濡數
鋒月禿一把編如齧絮汝實助也我書之奇渾渾未
衰惟汝是賴如何已而有鬼千萬枝毛止皮散滋鈍
銛緜筋靡解圓而不流銛而不款在握為染亦如之

為斷輪運斤傳之者誰毫健身殞吾寧不悲噫

段成式寄余知古秀才散卓筆十管軟健筆
十管書

竊以孝經授神契夫子措之以拜北極尚書中候周
公授之以出玄圖其後仲將稍精右軍益妙張芝遺
法罔氏新規其毫則昇成愈於中山麝香劣於羊毫
或得懸蒸之要或傳痛頤之友起自家恬蓋其妙
不唯玄首黃瑄之製舍丹經畫之筆湛達備於一林
雕鏤上於二管而已附則太白聽聽臨賀石班格為
仙掌之形架作蓮花之狀限一萬字庶貴鹿毛書
紙回十枚詎謙人髮前件筆出自新錫散卓尤精能
用青毫之長低李鐵頭之短况虎僕久絕

桐蠅

膺國無慙免或增懼是使王朗遽閣君苗欲焚戶牖門墻足備其闕也

余知古謝段公二筆狀

伏蒙郎中殊恩賜及前件筆竊以趙國名毫遼東小管曾進言於石室奏議於圓丘經阮籍而飛動稱神得王珣而形製方大妙合量純之讚奇標返少之經利器莫先宣室虛授其藝之鴻彩膺此綠沈降自成麟翻將盡扁空懷得手之媿如無落度之憂者州未成豐狐臨對喜並出園而投鸞逾入夢之微將欲遺於子孫清白莫比更願藏之篋笥瑞應鄉同持數明恩伏增感激謹狀

殷元筆銘云

宣神者言載言者書受以毫管妙昔以數稱論二儀包括有無

孔璠之筆譜曰

臺臺柔翰敷微通神時論古冥玄趣常新

文嵩四侯傳 各附諸譜之末

管城侯

毛元銳字文鋒宣城人

于

東野而生易宿一名旄頭遂姓毛氏世居兔少昊時因少暴農之稼為鷓鴣或所擗誅之以為乾豆其族有窠于江南者居於宣城溧陽山中字族豪盛元銳之世二代祖書圖奉始皇時遣大將軍蒙恬南征吳楚疑其有三窟之計恃狡而不從使前鋒圖而盡

案

案

執其族擇其首領首徒者摩縛以獻于麾下大將軍
問聿之能曰善編錄簡冊自有文獻已來詳記略無
遺漏大將軍奇之用命為樞掌管記及凱旋聞于上
為築城而居其族遂以文翰著名其子士載漢時佐
大史公修史有勁直之稱天子因覽前代史嘉其述
纂惡不隱文簡而事備拜左右史以積勞累功封管
城侯子孫世修厥職能業其官累代襲爵不絕皆與
名賢碩德如張伯英衛伯玉李幼安鍾元常韋仲將
王逸少王子獻並為執友歷宋齊已來朝廷益以為
重執之曾大父叔與王珣為神契之交大父母弗書
與江文通紀少瑜有絲毫錢管之惠皆文章之會友
也執為人穎悟俊利其方也如鸞鷲園也如規其得

用也稱旨則默然而作隨心應手有如風雨之聲者
有如鸞鶴迴翔之勢龍蛇奔走之狀者能屬文多記
不倦濡染光祖德也起家校書郎直館遷中書令襲
爵管城侯聖朝度政修

光同被詔常侍御案

易方
頌之

友天子以大合晏然志在墳典因詔元執專
脩撰文蒙委用心力以殫至于疲憊書札麤疎懼不稱
旨遂懇上疏告老上覽之嘉歎曰所謂達士知止足
矣優詔可之曰杜北則驅馳老宜休息載諸方冊有德
可觀卿仰正前哲宜加厚禮可立部尚書致仕國
光優贖之道也仍以其嗣職焉
史臣曰管城毛氏之先蓋昂宿之精取髦頭之名以



文房四譜卷第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為氏以與姬姓毛伯鄭之後毛氏不同族也其子孫
則盛於毛伯之後其器用則編及日月所燭之地
天子至於士庶世無不重之者也朝廷及天下公府曹
署隨其大小皆處右職功德顯著宗族蕃昌云

文房四譜卷第三

翰林學士蘇易簡

集

硯譜二 水酒器附

一之敘事

三之釋說

二之造
四之辭賦

一之敘事

昔皇帝得玉一紐治為墨海云其上篆文曰帝鴻氏之硯又太公金匱硯之書曰石墨相著而黑邪心諂

言得無汗白是知硯其來尚矣

釋名曰硯者研也可研墨使和濡也

任緝之徒狂記云魯國孔子廟中有石硯一枚製甚

古朴蓋夫子平生時物也及顏路并請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子年拾遺云張華造博物志成晉武帝賜青鐵硯此鐵于闐國所貢鑄為硯也

又皇都有硯底山魏武^帝上雜物疏云御物有純銀參帶臺硯一枚純銀參帶圓硯大小各一枚

東宮故事云晉皇太子初拜有^漆硯一枚牙子自副開元文字^字云硯者墨之器也

文皇太子納妃有漆^書硯一枚劉澄之宋初山川古今記云興平縣^蔡子池石火深

二百許丈石青色堪為硯說文云石滑謂之硯字從石見魏甄后少喜書常用諸兄筆硯其兄戲之曰汝欲作

另起

女博士耶后曰古之賢女未有不覽前史以觀成敗或云端州石硯匠議山石之文^禮乃襲之五七里有一窟自然有圓石青紫色琢之為硯可直千金故謂之子石硯窟雖五十里外亦識之

另起

○西京雜記云天子玉尺冬加綵繡其上謂之錦几以象牙火籠^為上皆散華文後宮則五色綾紋以酒為書滴取其不冰以玉為硯亦取其不冰昔有人盜發晉靈公塚塚甚魁壯四角皆以石為^擗犬捧燭石人四十餘人皆立侍尺猶不壞尤竅之中皆有金玉^燭燭^燭一枚如秦腹容五合水潤如^新玉^燭燭^燭一滴器^燭出而京雜記

錢本塘上無玉字

○張彭祖少與漢宣帝微時硯席^帝即位以舊恩^封

陽都侯出守奉業曹爽政魏明帝存然朝野異載

○崔寔四民月令正月硯凍開命童幼入日小學十一

月硯水命童幼讀孝經論語

○墨藝云凡書硯取煎潤新石間澁相兼又浮津輝墨

者隨書字文慶少午時曰書足以記姓字安能久事

筆硯有項雅班超之志

柳公權嘗寶惜筆硯并圖書自為鑄之帝云青州石

末為第一矣言唐乾鑿易冷絳州之硯汝之

劉聰引晉懷帝時昔贈朕拓弓銀硯卿頗憶否帝

曰焉敢忘之但恨不能早識龍顏

蕭子顯齊書云王慈年八歲外祖宋太祖江夏王義

恭施寶物慈其所取慈但取琴石硯而已義恭



晉范喬字伯孫年二歲時其祖晉書喬首曰恨不

得見汝成人以所用硯身之至五歲祖母告喬執

硯而送通典云鄆州歲貢硯十枚

○又永嘉郡記云硯溪一潭多石硯

○李陽冰云夫硯其用則貯水畢則乾之若久浸不乾

墨乃不發墨既不發書乃多積水在清淨宜取新水

護塵埃忌用前之水也

隸承贈度慶峰硯見學武帝性純德吳令唐造鑄成盤龍大爐翔鳳硯五

知集細終身

口口口二之造

中。半。

其色黑三字。亦筆所增。

柳公權常論硯言青州石末為第一。緋州者次之。其
 不言端溪石硯。世傳端州有溪。因曰端溪。其石為硯
 至妙。蓋墨而不至。紫其深水中。出一草。草葉可愛。馬
 說乃用其叶裹之。數自額表。迄中頭。而無損也。嗜亦
 非天使之然耶。或云水中石。其色青。山料石。其色紫。
 山絕頂者。尤潤如猪。顏色者佳。其水虛。有石黃
 色點者。世謂之鴿。鴿眼。或味黃者。謂之銚。線文。尤
 價倍於常者也。其山號曰斧柯山。即觀。之所也。昔
 人採后。為硯。必中。半。琴之。不爾。則雷。電。勃。興。失。后。所
 在。其。不。效。後。中。及。斧。柯。者。已。
 今。歙。州。之。山。有。石。倍。謂。之。龍。尾。石。匠。創。之。研。亞。於。端
 若。得。其。后。心。則。巧。匠。就。而。琢。之。貯。水。之。處。圓。轉。如。渴

旋可愛矣

魏銅雀臺遺址。人多發其瓦。琢之為硯。甚工。而貯
 水。數日。不滲。世傳云。昔人製此臺。其瓦。俾陶人。墜。泥
 以。締。澆。過。碎。胡。桃。油。方。埏。埴。之。故。與。衆。瓦。有。異。焉。即
 今大名。相州。等處。土人。有假作古瓦之狀。硯。以。市。於
 人者。甚衆。

令薄者。下脫二行。四字

常觀之。見令一夫持持。匠方琢之。或
 內於稻殼中。出於手。而理之。其畫如
 麈尾。許。製。車。有。如。表。紙。厚。薄。者。

鑿。欽。硯。贊。云。或。薄。或。厚。乃。方。方。如。地。象。圓。似。天
 光。班。采。散。色。漚。染。毫。墨。監。文。字。耀。明。典。章。施。而。不
 健。吐。惠。無。驛。沒。漬。甘。液。吸。受。流。芳。蓋。今。製。之。令。薄。者
 或有。全。良。石。之。材。工。其。內。而。質。其。外。者。或。規。如。馬。蹄
 銚。如。蓮。葉。上。圓。下。方。如。圭。如。璧。者。同。如。盤。而。中。隆。起
 水。環。之。者。謂。之。辟。雍。硯。亦。謂。之。分。題。硯。曹。半。微。謂。

之即官樣者連水滴器於其首而為之者穴其旁以
道通焉開其上穴則下穴水流出注於硯中或居
則略無沾覆擊之銘見之矣

○又繁欽硯頃日鈞三趾於夏鼎象辰宿之相扶扶今絕

不見三足硯僅常遊野瞻泉水持過一房見一老僧

捨袖向曙橙窺瓦字前有一硯三趾如鼎製作甚古

僕前舉而訝之僧白眼默然不荅僕因不復問其由

是知擊鐘足可徵矣

○傳多視賦玄木貴其能軟石美其潤堅因知古亦有

木硯

○作澄泥硯法以堊泥令入於水中授按之野於甕器內

然後別以一毫瓦貯清水以灰布囊盛其泥而攪之俟

其至細去清水令其乾入黃丹團和二摸

如造茶者以物擊之冷至堅以竹刀刻作硯之狀大

小隨意微廣乾然後以利刀子刻削如法曝迫間空

埽於地厚以粉糖并黃牛糞攪之而燒一伏時然後

入墨蠟貯米醋而蒸之五七度含津益墨亦亞於

石者

○唐文季授資暇錄云稠李硯始因元和初其叔祖宰

之隸陽邑諸既溫清之隙必訪山水以游一日於澗

側見一紫石懸息于上佳其色且欲紀其懸四之際

既常攜鐫具隨至自勒姓氏年月遂刻成文復無刻

缺乃曰不可琢為硯矣就琢一硯而也惜其重大無由出之更行百步許至如奉者不

過疑還



可勝紀。遂令從者，擲數拳而出。就鼎第製球，有香精巧諸球之，遂請解胥籍。於是採球開席於大路，既刊。驟肥，後與阮每經稠密，必相字致，硯以報其本。其報素石硯，自此始也。

口口口 三之雜說

古人有學書於人者，數年自以其藝成，遂告辭而歸。師曰：吾有一寶物，可附於其處，及山之下，絕無所付人。封題亦甚不壽，乃啓之，皆磨穴，硯硯數十枚。此人方知其師夙之所用者也。乃返山，服膚至皓首，方畢其藝。是知古以工一事，必臻其極焉。

西域無紙筆，便有墨。彼人與墨磨之甚濃，以瓦合或竹節即其硯也。彼國人以指斂，貝葉或藤處，李藏墨。

另起

所以竹筆書梵文，橫讀成文，蓋順筆之長短也。常見梵僧滿唇，經煩，歷歷之問，數行但下，即不知其義也。藍田玉順山，悟真寺，有高僧寫涅槃經，群鶴自空中，御水添硯水，竭旱至，曾聞彼山僧云，再見於傳白傳百餘韻詩。

常有蟻為精為王者，游獵於儒士之室，儒士見之，甚微且顯，乃於几案之上，硯中施冒網，獲鯉甚多。鄭朗以狀元及第，覆落，甚不得志，其几案之硯，忽作數十聲，鄭愈不樂。時法師在座，曰：硯中作聲，有聲像之，爾爾後果出入台輔，斯在也。明矣。今直閣心舍人果言，頃自大著直館於史閣中，與諸學士清話，間范公心案之上，所用硯，或作一十五聲，下丁與甚。

駭之。范獨內喜。迄半月。有朱衣銀魚之賜。亦異事也。
東魏孝靜帝有芝生銅硯。

○今觀歲貢物中。錦州鍾地石硯二十枚。未知鍾地
一得跡之來由也。

○越州戒珠寺。即羲之宅。有洗硯池。至今水常黑色。今
金州鑿使錢公言。

僖宗朝。鄭畋。盧攜。同為相。不協議。黃巢事起。爭於中
書堂。盧拂衣而起。攜染於硯而投之。

開元傳信記云。玄宗所幸美人。忽喜人。邀去。縱酒密
會。因書於上。上曰。必術人所為也。汝若復往。宜以物

誌之。其夕。焚香飄然。又往。半醉。見石硯在前。乃密印
手文於曲房屏風上。寤而驚。啓乃潛令人訪之於東

明觀。見其屏風手文尚在。所居道士已逝矣。

梁元帝忠臣傳曰。劉弘。沛國人。常寄居洛陽。與晉武
帝同硯書。

筆陣圖。以水硯為城池。

異苑。蔣道友於水側。見一浮想。取為硯。製形象魚。有
道家符識。及紙。皆內魚硯中。常自隨。二十餘年。忽失
之。夢人云。吾曾遊汜水。過湘君廟。為二妃所留。今暫
還。可於水際見尋也。道友詰旦。至水側。見一魚。得一
經。魚背刻之。得先時符識。及紙。方悟。是所夢人。棄之。
俄而雷雨。屋瓦上五色氣。直上入雲。有人過湘。君氣
見此魚硯。在二妃側。

宣室志云。有蔣生者。好道之士也。逢一貧婁人。自稱

錢本作買

章全孝自從使來，急墮頗其將生頻。爾是之，忽一旦
諸將生曰：君凡上后視，其可點之為全。將生愈也，其
証起時，偶將生忽出，追歸章分已死矣。然失几，此之
視因，顯學昇中有奇光，試揮得視而一半也。為紫磨
金矣，將因歎憤終身。

近石晉之際，關右有李慶士者，放達之流也。能盡馴
狸，復能補端硯，至百餘者，齋歸旬日，即復奮焉。如新
琢成，略無瑕類，世莫得其法也。

口口四之詩賦

傳玄硯賦

採陰山之潛，攬簡泉林之攸。宜節方圓以定形，鍛金
鐵而為池。設上下之剗判，配法象乎二儀。木貴其能

令
軟石美其潤，堅如紫漆之膠固。會沖德之清玄

揚師道詠硯詩

圓池類壁水，輕翰染烟華。將軍欲定遠，見葉不應賒。

李尤硯銘

書契既造，硯墨乃陳。篇籍永垂，紀誌功勳。

魏王粲硯銘

昔在漢興，初書契以代結繩。人察官理，庶請誕興。在此季末
華藻流藻，文不寫行。書不盡心，高樓澆散。可以崩沉
墨運翰染，學是懲念。茲在茲唯，是敏。

唐李賀青花紫硯歌

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削紫雲。傭抱水含滿
唇，暗灑暮冷血痕。紗帷畫暖墨花春，輕謳浮沫

麝薰乾賦薄重立脚勻數時秋光無日昏圓毫伏點
聲清新孔硯寬碩何足云

傳玄水龜銘水筒器也

鑄茲靈龜體象自然含源味水有似清泉間彼玄墨
染此柔翰申情寫意任綿群言

韓愈廋硯文

序曰隴西李元賓始從進士貢在京師或貽之硯四
年悲懼否泰未嘗廢用與之試藝春官實二年登
上第行於襄谷間從誤墜地毀焉乃匣歸埋於京
師里中昌黎韓愈其友人也贊而贊識之曰
土乎及質陶乎成器復其質非生死類全斯毀不忍
棄埋而識之仁之義硯乎硯乎瓦礫異

本集作寶

張少博博石硯賦山水輝映墨妙筆精為韻

硯之施也備乎用石之質也本乎山温潤稱珍騰異
彩而玉色追琢成器發奇文而綺班蓋神伸於知已
爰得用於君子故立言之徒載筆之徒將吮墨以濡
翰乃操觚而汲水始爛以光徹終霏而烟赴或
外圓而若規或中平而如砥原夫匠石流而藻生
輝象龜之負圖乍伏如鵲之抵印將飛設之戶庭王
充之名允著置之藩溷左思之用無蓮徒觀夫清光
景耀真質霽淨符彩華鮮精明隱映皎如之色比藏
冰之玉壺煥然之文狀吐菱之石鏡當其山谷之則
沉冥未識韞玉吐雲懷珍隱德因入用以磨礪由其
人而拂拭故能撫之類磬發奇音對之若鏡開色

既垂文以呈象亦澄瀾而漬墨規之用也。而焚石之堅然孰謂有時而泐斯可以正典謨之統。帝嘗同彭祖之席存之魯國猶列宣尼之廟是以遺文不礎美玉未足方其質光。筆則創物作程事。窮筆之精者也。

黎逢石硯賦

山水輝映墨妙筆精為韻

有子墨客卿徒惠於華硯之間學舊史之暇日得美石於他山琢而磨之其滑如砥欲研精而染翰在虛中而貯水水隨暈而環周墨浮光而黛起明而未融

是以為用久而不渝故以為美成器尚古微闕里於素王正法增華參會稽之內史且王言惟一道心惟微所以幽贊由之發揮從人之欲委質莫違代若退棄民將疇依肅觀光而霧集賴設色而烟霏實將振文而為邦豈惟蘊玉而山輝者哉君無謂一拳之石取其堅君無謂一勺之水取其淨君其遂取我有成性苟有補於敷聞固無辭於蘊映惟聖人有大寶昊天有成命莫不自戒以載形因我以施令志前王之事業作後人之龜鏡夫物遷其常天運不息水有涸考石有泐代貴其不磷我則受其堅代貴其不泐我則受其黑象山之下泉為天下之式因碌於俗則類栖栖於孔墨嗚呼辭也體要文當絕妙雖濡翰其

不疲無煩文而取誦然實君子以其勁質或升之堂
或入之室對此大匠厠諸鴻華見珍於殺青之器為
用於艸玄之日夫氣結為石物之至精攻之為硯
用為名事若可久代將作程斯器也不獨堅之為貴
諱於人之有成

吳融字子華古瓦硯賦

勿謂乎柔而無剛土挺而為瓦勿謂乎廢而不用瓦
新而為硯藏器蠖屈逢時豹變陶甄已往含古色之
幾年唐堯戰新野秋光之一片厥初在治成象毀方
効姿論堅等甃隨縹勝堯人莫我知是冬穴夏巢之
日形為才殺乃上視下字之時扶同把梓迴避茨茅
若乃臺號姑蘇殿插彩指樓標十二之聳閣起三重

之麗莫不瓊甃凝輝鴛鴦疊勢縫密如鏤行疎若綴
御來而月影重々瀉出而爐香細々觚稜金爵繞託
岩崑玉女胡人爭來睥睨陵谷難定松薪忽焉朝歌
有已秀之來咸陽有不滅之烟是則縱橫舊趾散亂
荒墜風飄早落雨滴仍穿藏晦迤之春燕耕牛脚下
照青熒之鬼火戰骨堆邊誰能語處亦莫知年何期
邂逅見寵雕鐫首乎有作備我沉研罄在水以羞浮
鍾因霜而謝響玉滴一墜松烟四上山鷄誤舞澄明
之石鏡當頭織女疑來清淺之銀河在掌異哉昔之
藏歌蓋舞庇日干霄繫華幾代零落一朝委地而小
墮塵土依人而却伍瓊瑤天祿石渠和鉛即召風臺
雪花落筆爭邀依人舊物歷々前朝沈家今坐上迴

看能無淚下江中書歸來偶見得不魂銷有以見古
今推移牢籠眇漫成敗皆分短長一貫何樹春秋各
千年何花開落唯一旦_星墮地以為石盡滅光燿
升天而上仙別生羽翰異類猶然浮生莫笑

王嵩峯孔子石硯賦

昔夫子有_石硯焉觀器用究無雕鐫古石猶在令
人尚傳從_難鳳兮何世至獲麟兮幾年爰止爰定幾
徂幾遷任迴旋於几席垂翰墨於常編時亦遠矣物
仍在焉非聖人之_休祐安得茲而不捐_泊乎俗遠聖
賢教移齊魯列廟以居先師_候主上_熒以_光徹旁
幕_而包_因介爾堅_直確乎規矩昔_有諸侯力政周
道無聞嗟禮樂之仍缺歎詩書之未分聖人乃啓_自

衰敗_垂以典墳必籍斯器用成斯文蓋_石固而人往
亦事存乎硯云至乃方質圓形鋼模龜首雕飾為用
陶甄可久橫絲烟而不絕添淥水之常有豈如是石
斯為不朽昔偶宣父_厥容伊何旁積垂露中含偃波
時代遷移去_游夏而彌遠_日月逾邁變矣涼之_此多
別有逢掖書生獻策東京仰望先哲攻文後成_切秉
筆以當問愧含毫於_頌聲

李琪謝朱梁祖大硯瓦狀

蒙恩賜臣前件硯者伏以記室濡毫於楯臬_不則非
史多臣染翰於螭頭筒形甚小尚或文章煥發言功
必書為_彌今之詞作典謨之訓如臣者坐憂才竭行
怯思遲有_叨金馬之近班常愧玉璫之舊物豈可_天

頌文器周及禁林製作泓渟規模廣滑閔宮苔而色
古連淮居以光凝敢不致在坐隅酣茲筆陣餘波沒
潤便同五老之畫終日揣摩豈但一九之墨如承重
寶倍感殊恩

僧貫休詠硯詩

淺薄雖頑朴其如近筆端低心蒙潤久八匣便身安
應念新磨久無為瓦碑看儻然人不棄還可比琅玕
有般儒之妙匠方週詭異於遐都研山川之神瑞若
識嘉璇之內敷遂紫繩於規規若假卞氏之遺模擬
渾靈之聲樸兮効羲和之毀隅鈞三趾於夏鼎兮象
辰宿之相扶供無窮之秘用兮御几筵而優遊

莊南侔寄鄭礮壘石硯歌

媧皇補天殘錦片飛落人間為石硯孤峰削壘一尺
雲虎斡熊跪勢皆偏半掬春泉澄淺清洞天徹底寒
泓下筆頭搶起松烟輕龍蛇怒鬪秋雲生我今得此
以代耕如採禹穴披崢嶸心骨驚座披崢嶸中髣髴
到蓬瀛

李琪詠石硯

遠來柯嶺外近到玉堂開乍琢文猶澁新磨墨尚慳
不能濡大筆何要別秋山

劉禹錫贈唐秀才紫石硯詩

端溪石硯人間重贈我應知草玄闕里廟中空售
物關方竈下然玉蟠吐水霞光淨彩翰搖風絲

錦鮮此日慵工記名姓因君教到墨池前

文嵩即墨侯石虛中傳

石虛中字居默南越高要人也性好山水隱遁不仕因採訪使過之於端溪謂曰子有樸質沉厚之德無有奇相體貌紫光噓呵潤澈頗負材器但未遇哲匠琢磨耳禮不云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子其謂矣今明天子御四海六合之內無不用之材無不成之器吾今奉命巡察天下風俗採訪海內遺逸安敢輒怠厥職見賢不薦者歟子無恙溪泉自取沉垂耳虛中曰僕生此南土遠在峽隅自不知材堪器用阮辱採顧敢不唯命是從採訪使遂命博士金漸之規矩磨礪不日不月果然業就虛中器度方圓皆

有邊岸性^樸謹默中心坦然若汪汪萬頃之量也採

訪使以聞于省司之考議之與燕人易元光研覈合

道遂為雲水之交有司薦于上上授之文史登臺

省處右職上利其器用嘉其謹默詔命常侍御史之

右以備濡染因累勳績封之即墨侯虛中自歷位常

與宣城毛元鏡燕人易元光華陰楮知白常侍當左

有皆同出處時人號為相頰之女

史臣曰衛有大夫石碯其先顯帝之苗裔也出靖伯

之後曰甫甫生石仲仲之後曰碯春秋時仕衛世為

大夫焉即墨侯石氏與衛大夫即不同也蓋出五行^{之精}

為雲炭礪利刃與天地長存者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房回譜卷第三

文房四譜卷第四

口口紙譜三

口口口口一之敘事

三之禱說

口口口一之敘事

二之造

四之辭賦

翰林學士蘇易簡集

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大事書於策策小事簡牘而已而
 又有用禮釋名云札者櫛也如櫛之比編之也安策
 之類也漢興已有幡紙代簡而未通用至和帝時蔡
 倫字敬仲用樹皮及故布魚網以為紙奏上帝善其
 能自是天下咸謂之蔡侯紙左伯字子邑漢末益傳
 為之故蕭子良答王僧震書云子邑之紙妍妙輝光



另起

仲將之墨一照如漆

○說文重紙者，第一苦字，從紉氏聲。蓋古人書於帛，故裁其邊幅，如紉之一苦也。

直誥云：一條有楊椽，名曩書兩本，一黃牋，一碧牋。魏韋誕云：蔡邕非純素，不妄下筆。

○張芝善書，寸紙不遺，有絹必先書後練。如玄詔平淮，作棉花，賤紙，及縹綠青赤者，蓋今蜀牋之製也。

直誥云：三君多書，荆州白牋紙，歲月積久，首尾零落，或無缺爛，而人物榻不能悉相連補。

釋名曰：紙者，紉也，謂平澗如紙石也。幅紙古者以練帛，依書長短隨事裁之，以代竹簡也。

另起

○服虔通俗文曰：方纒曰紙，字從系氏，無氏下從巾者。相玄今日古無紙，故用簡，非土於恭，今諸用簡者，多以黃紙代之。

○虞豫表云：秘府布帛紙三萬餘枚，不任寫御書，乾四百，擬伸著作史，寫起居注。

○廣義將軍岷曰：公以黃紙表於慕容，馮曰：吾名，端未異於前，何宜便爾。讓今以白紙稱疏。

○古有藤角紙，范甯教云：土紙不可作文書，皆用令藤角紙。古謂紙為幅，亦謂之幅，蓋取縉帛。

○魏武今日自今，諸掾屬侍中，別駕常於月朝各進，得失給紙函各一。

○張華造博物志，成晉武帝賜，側理萬番，南越所貢。

漢人言陟矚與側理相亂蓋南人以海苔為紙其理縱橫邪側因以為名

東觀漢記曰和熹鄧后之時萬國貢獻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

李陽冰云紙常宜深藏篋笥勿令風日所侵若久露埃塵則粘燥難用矣攻書者宜謹之

墨藪云紙取東陽魚卵虛柔滑淨者三輔決錄曰常誼奏色蔡自矜能書無明斯喜之法非得純素不妄下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張

芝華左伯紙及臣墨皆古法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盡徑丈之勢方寸之言

晉書為詔以青紙紫泥

真觀中始用黃紙寫勅制

高宗生元二年詔勅施行既為永式比用白紙多有蟲蠹宜令今後尚書省頒下諸司諸州縣並宜

用黃紙
歐陽通紙必堅緊白滑者方書之

陶侃獻晉帝殘紙三千枚極妙并墨
東宮舊事皇太子初拜給赤紙縹紅麻紙勅紙各一

百張
雷孔璋曾孫穆之猶有張華與祖書乃素椶紙也

王右軍為會稽謝公就乞牋庫庫內有九萬枚悉與之精宣武云逸少不節

抱朴子曰洪家貧伐薪買紙墨故不得早涉藝文常

相傳下筆

之紙每所寫皆反覆有字人少能續

御史故事云按彈奏白簡為重黃紙為輕今一例白紙無其差降矣

古彈文白紙為重黃紙為輕故彈王源表云源官品應黃紙臣輒奉白簡以聞矣

國史補云紙之妙者則越之剡藤苦成蜀之麻面骨金花長麻魚甲子十色成雲州陽六合成蒲州白

薄重妙臨川滑薄

唐帝涉書名如五朵雲每以絲成為絨題皆人議其

奢綴

抱朴子曰吳之抄季石不知五經之名而實傳官之祿不聞尺紙之寒暑而坐著作之地筆不注簡而受

駁議之勞

子千表曰臣前聊欲撰記古今恠異非常之事會聚散逸使自一貫博訪知古者片紙殘行事各異又乏紙筆或書故紙詔答云今賜紙二百枚

晉今諸作紙大紙一尺五分長一尺八分八聽忝作廣一尺四寸小紙廣九寸五分長尺四寸

石虎詔曰先帝君臨天下黃紙再定至於選舉於銓用為久可依晉氏九班為准格

京邦記東宮臣上疏用白紙太子合用青紙崔瑗與葛元甫書今送許子十卷貧不及素但以紙

徐邈與王珉書東宮臣既黃紙奉表於天朝則互白紙上疏於儲宮或說白紙稱表吾謂無此體

山簡表臣父故侍中司徒清奉先帝手筆青紙詔

二之造

漢初已有幅紙代簡成帝時已有赫蹠書記應劭曰赫蹠薄小紙也至後漢和帝元興中常侍蔡倫創故布及魚網樹皮而作之彌工如蒙恬前已有筆之謂也又棗陽縣南倫宅故彼土人多能作紙又庾仲雍明州記云廬陽縣蔡子池南石曰云是蔡倫春紙白也一云來陽縣

點歛間多良紙有凝霜於心之跡復有長者可五十尺為一幅蓋歛民數日理其楮然後於長舡中以浸之數十夫舉抄以抄之傍一夫以鼓而節之於是舡大薰籠周而居之不上於牆壁也於舡是首至尾勻

薄如一

蜀中多以麻為紙有玉屑骨之號江浙間多以嫩竹為紙北土以棗皮為紙剡溪以藤為紙海人以苔為紙浙人以麥麩稻稈為大者脆薄焉以麥藤油藤紙為之尤佳

漢末左伯字子邑文能為紙故蕭子良荅王僧虔書云子邑之紙妍妍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伯英之筆窮神盡思妙物遠矣邈不可追仲將常詠字也

宋張永自造紙墨見墨

蜀人造十色牋凡十幅為一欄每幅之尾必以竹夾夾和十色水逐榻以染嘗之際棄置推埋堆盈左右不勝其委頓逮乾則光彩相宣不可名也然逐幅

於文版之研之則隱起花木麟鸞十狀萬態又以細布先以麪將膠今勁挺隱出其文者謂之魚子版人謂之羅今判溪亦有焉亦有作敗麵糊感和以五色以紙中通令雷濡流離可愛謂之流沙版亦有煮皂莢子亮非色豆油傳於水麵後點墨或丹青於上以薑搗之則散以狸鬚掛頭垢引之則聚然後畫之為人物舒之為雲霞及鷲鳥翎羽之狀繁縟可愛以紙布其上而受采焉必須虛空幽室明槩淨水澄神慮而製之則臻其妙也近有江表僧於內遮造而進上御毫一灑光彩煥發

晉賜武張華側理紙已具敘事中本草云陟釐味甘大温無毒主心腹大寒温中消穀強胃氣止洩痢生

陟釐

江南池澤陶隱居云此即南人用作紙者唐本注云此物乃水中苔今取為紙名為苔紙青黃色體澁小品方云水中鹿苔也音陟釐陟與側黎聲相近側黎又與側理相近也有云即石髮也薛道衡詠苔紙云承玉管布字轉銀鈎

搨紙畫紙法見雜說門

永徽中定州僧脩德欲寫華嚴經先以沉香清水種楮樹俟其拱取之造紙

丹陽記江寧縣東十五里有紙官署齊高帝於此造紙之所也常造凝光賜王僧虔一云銀光紙也

林邑記云九真俗書樹葉為紙

段成式在九江出意造紙名雲監紙以賜温飛卿

口口口三之榘說

鄭中詠石亭。詔書以五色紙着木鳳皇口中。今街之飛不端門。

庚永興答王羲之書曰得_示連紙一丈致辭一千增其歎耳了無解往懷。

江南偽主李氏常較舉人畢_於放榜日給會府紙一張可長二丈闊一丈厚如緞帛數令_{重書合格以姓字}每紙出則縫掖者相慶有望於成名也僕頃使江表覩今壞樓之上猶存_{數幅}。

畫品云古畫九重紙上者言紙得五百年縮得三百年方壞。

紙投火中烟起尤損人今肺腑中有所傷座客或云天下神祠中巫祝問少有肥者蓋紙錢烟常燻其鼻

息也。

山居者常以紙為衣蓋遵釋氏云不衣蠶口衣者也然復甚煖衣者不出十年面黃而氣促絕嗜欲之慮且不宜浴蓋外風不入而內氣不出也。

亦常聞造紙衣法每一百幅用胡桃乳香各一兩煮之_陰不爾蒸之亦妙如蒸之即怕灑乳香等水今熟熟陰乾用箭幹橫卷而順感然患其補綴繁碎今黔歙中有人造紙衣段可如大門闔許近士夫夫征行亦有衣之者蓋利其拒風於凝返之際焉陶隱居亦云武陵人作敝皮衣甚堅好也今江浙間有以嫩竹為紙者如作家書無人敢拆毀之蓋隨手更_{不復粘理也}。

羊續字叔子。請率下紙惟布被。以敗糊紙補之時。為南陽守。

在昔書契已還。簡策作矣。至于厥後。或以縑帛。蔡侯

有作方行於世。述代以來。陽陰卜祝。通於此冥者。必

斷紙為帶。以賂諸冥。漢君每觀。諸家炫性之語。或有

鬼新於人而求之者。或有賂之而獲。福者。噫。游魂

為變綿古。而然漢室以前。鬼何所負乎。得非神不能

自神而隨世之態乎。唐末大學博士丘光庭

杜陽編德宗朝有朱來鳥常嘔玉屑聲甚清暢。及為

鷲鳥所搏。宮人皆以金花紙寫多心經薦其冥福。

張平子與崔子玉書云。乃者朝賀。明日讀太玄經。玄

四百歲。其興乎。端力精思。以揆其義。使人難論。陰陽

之事。足下累世窮道。極微子孫。必命世不絕。旦幅寫

一通。藏之。待能者。幅寫。緇帛代紙。以寫也。

邢子才少在洛陽。會天下無事。專為山之永游。時人

方之王粲。荀勗。又出京師。為之紙貴。

陳後主常令人婦人製綵。製五言詩。

魏收文集。今為檄。梁文初。版執筆。三更便成。文過七

紙。

唐書杜暹為登州參軍。秩滿將歸。吏以紙萬張贈之。

暹唯受百幅。人歎之曰。昔清吏受一大錢。復何異也。

異苑張仲舒在廣陵。天降雨。羅綵紙紛。又甚。駛非吉

兆也。

馬融與竇氏向書曰。孟陵奴來。賜書手跡。惟喜何量。

另起

次於面也。書雖兩紙，紙八行，行七字，延為卷。張惟與書曰：惟別三年，夢想言念，何日有違，伯英來惠書，盈四紙，讀之反覆，喜不可言。

張真與陰氏書曰：舊念既密，文章輝爛，名實相副，來讀周旋，紙華墨渝，不離於手。

羲之永和九年，製蘭亭乘興而書，用蠶頭紙，鼠鬚筆，適媚勁健，絕代更無。太宗後得，得猶玉華宮大漸，語高帝曰：吾有一事，汝從之，方展孝道。高帝泣，洋引耳而聽，言得蘭亭序，晉革吾無恨矣。

鄭虔為廣文博士學書，病無紙，知慈恩寺有柿葉，數屋，遂借房屋，止取紅葉學書，歲久殆遍。歷代名畫記云：背書畫，分用熟紙，背必綴起，互用白。

滑漫薄大幅生紙，縫先避畫者，人面及要節處，若縫之相當，則強急卷舒，有損要，今參差其縫，則氣力均平。太硬則強急，太薄則失力，絹素彩色不可擣理。紙上白畫，可以砧石安帖之，仍候陰陽之氣，調適秋為上時，春為中時，夏為下時，暑溼之時不可也。

歷代名畫記云：江東地潤無塵，人多精藝，好事者常宜置宣紙百幅，用澆熨之，以備模寫。古人好榻畫，十得七八，不失神彩。筆蹟亦有御府榻本，謂之官榻。榻紙法，用江東花葉紙，以柿油好酒浸一幅，乃下鋪，不浸者五幅，上亦鋪五幅，乃細卷而礪之，候浸漬染，着如一榻，書畫若俯止水窺，朗鑑之明徹也。初舉子

免作卷經一作透
兼筆一作兼透

免入詞場以試紙
免經他物以試紙

度闡字仲初造楊都賦成其文偉麗時人相傳爭馮為之紙貴

漢成帝趙婕妤妒後宮有見生八九十客持詔記封綠小篋與獄中婦人發篋有裹擊二枚赫蹄書曰告傳能努力飲此藥孟康曰赫蹄染黃素令赤而書之

若今黃紙也劉展曰赫音兄弟閱于墻也碑曰赫蹄薄小紙也五有所說

本艸拾遺云印紙剪取印處燒灰水服令人絕產

撫州有恭衫子紙蓋裴茶為名也其紙長連自有唐

已束禮部年年給明經帖書見茶譜

藥品中有閃刀紙蓋裁紙之際一角疊在紙中匠人不知漏裁者鑿人入藥用

大中

孔溫裕因直諫貶彬州司馬有鵲喜於庭兒孫拜之

飛去墜下方寸紙上有補闕字未幾徵還果有此拜

見因

資暇云松花棧代以為薛濤棧誤也松花棧其來舊矣

元和之初薛濤尚斯色而好製小詩惜其幅大不欲

長賸之乃命匠人狹小為之眉中才子既以為便後

減諸棧亦如是時名曰薛濤棧今蜀紙有小樣者皆

是也非獨松花色

魏人諺邢邵云邢家小兒常作文表自買黃紙寫之而送

司馬消難不知去上架上徒設空紙省人云黃紙五

經赤軸三六

蘇緯為人公正周文推心委任而無間或出將常豫置空紙以授緯若須有處分則隨事施行及還啓知而已

南朝有士人朱詹家貧力孝常吞紙療飢

今大寮書題上紙籤出於李趙公

唐初相將官告亦用銷金牋及金鳳紙書之餘皆魚牋花牋而已厥後李肇翰林志云高祖賜與徵召宣慰處分曰詔用白麻紙慰撫軍旅曰書用黃麻紙太清宮內道觀薦告詞文用青藤紙朱書謂之清詞諸陵薦告上衣表內道觀文竝用白藤紙凡赦書德音立后建儲大誅詩拜免三公命相命將並用白藤紙不用印雙日起草隻日宣宰相使相官告竝用色背綾

金花紙節度使並用白背綾金花紙命婦即金花羅紙吐蕃及替普書及別錄用金花五色綾紙上白檀木真珠瑟瑟鈿函金鏤鑰吐蕃宰相摩尼師已下書用五色麻紙南詔及清平官書用黃麻紙唐朝進士榜頭堅粘黃紙四紙以檀筆淡墨衣轉書曰禮部貢院四字或云文皇以飛帛書宣宗雅好文儒鄭鑑知貢舉忽以紅牋筆札一名紙曰知貢進士李集以賜之

孫放西寺銘曰長沙西寺僧今上傾類謀欲建立其日有童子持紙花種地故寺東西相記十餘丈於是建刹正當紙花處攝生者尤忌枕紙二百幅每生日高空枕去一幅漸

次取之迨至告盡斯可不俟枕而寢也若如是則腦血不減神光愈盛矣

神仙傳云李之章神仙人也蜀先主歡我吳問之章乃求紙筆畫作兵馬數十手裂壞之又畫一丈夫又壞之先主出軍收血

戴作甌異儀云王肇常在內宿晨起出外妻韓氏時尚未覺而奴子云即宿紙百幅韓視帳中見肇猶卧忽不復見後歲半肇亡

王琰冥祥記云元嘉八年元城城中天炎火里中屋雖焚而煨於燼下得金絲紙如故林邑記九真俗書樹葉為紙廣州記取穀樹皮熟搥堪為紙羊曇夷不蠶乃被之為褐也

釋迦佛為磨休王時刺為皮紙寫大乘經 見華譜

王羲之筆經云以麻紙裹挂根欲其体实得水不燥披神記益州西南有神祠自稱黃石公祈禱者持一百幅紙筆及墨放石室中則言吉凶

刘恂蜀表異錄云廣管羅州多搯香樹身似拒柳其花白而繁其葉如橘皮堪作紙名為香皮紙皮白色有文如魚子牋雷羅州義寧新會縣率多用之其紙慢而弱沾水即爛遠不及楮皮者

世說戴安道就花宣孝所謂范謗書亦謗書范抄紙亦抄紙

四之辭賦

傳咸紙賦

蓋世有質文則理有損益故札隨時變而器與事易
既作契以代繩又造紙而當策夫其為物厥美可
珍庶方有則體潔性有含章蘊藻實好斯文取彼之
弊以為已新攬之則舒捨之則卷可屈可伸能幽能
顯

作去小字半邊

口口口梁江洪為傳建康詠紅箋詩
襪采何足奇惟紅偏可作
灼燦數葉用輕明似霞
破錢曾卷芳脂裁花承百和
不遇精華人豈入風流
座

又梁宣帝詠紙詩

皎白猶雪方正若聯
基宣情且記事寧同魚網特

薛道衡詠紙詩

首肯應春色引綠泛清流
今來承玉管布字轉金鈎

梁武帝謝官紙啓略云

雖復鄴殿鳳銜漢朝魚網
平淮桃花中宮穀樹固尔
慙茲靡滑謝此鮮光

韋莊乞彩箋歌

浣花漢上如花容綠
罔紅藏人不識留得溪頭瑟
瑟波潑成紙上猩上色
手把金刀裁絲雲有肯剪破秋
天碧不使紅電段上飛
一時驅上丹霞蜀客才多
染不供卓文醉後用無力
孔雀嘶來向日飛翻又壓
折黃金翼我有歌詩一千首
磨礱山岳羅星斗開卷
長疑雷電驚禪毫只怕龍蛇走
班又布在時人口
帶軸松花都未有人聞
無處買烟霞頓知得自神仙手

也知價重連璧一紙萬金猶不借惜薛濤昨夜夜在夢中
來殷勤勸向君邊見

僧齊已謝人贈基子絲綫詩

陵陽基子浣花箋深愧攜來自錦川
海蚌珠成星落落吳綾隱出鳳翩翩
留防挂苑題詩客惜寄柅源敵
手仙捧受不堪思出處七千餘里劍関前

舒元與悲剡溪古藤文

剡溪上餘四五百里多古藤株杙逼生土雖春入土詠
他值發活獨古藤氣候不覺照盡生意予以為本乎
地者到春必動此藤本於地方春且死色遂同溪
上之有道者言溪中多紙工持刀斬伐無時劈剥皮
肌以給其業意藤雖植物者溫而榮寒而枯養而生

合事文類聚作今
文苑英華亦作今墨也作今

殘而死亦將似有命於天地間今為紙工斬伐不得
發生是天地氣亦為人中傷致一物疵癘之若此異
日過數十百郡東西雍歷見言書文者皆以剡
紙相夸予寤曩見剡藤之死職由此此過固不在
紙工且合九牧士人自專自能見文章戶庸者其數
與麻竹相多聽其語其自安重皆不啻握驪龍珠雖
苟有曉寤者其倫甚寡不勝哀亦皆歛手無該勝
衆者過自謂天下文章歸我遂輕傲聖人道使周南
召南風骨柳入於折楊黃花中言偃子夏文季階
入於活麻放蕩中比肩握管動盈數千百人人華
下動數千萬言不知其為謬誤日日以縱自然戲藤
命易甚京葉波顏杏未見止息如此則縑文妄言

應疑惠

輦誰非書判紙者耶紙工嗜利曉夜斬藤以鬻之雖
舉天下為判溪猶不足以給况一判溪者耶以此恐
後之日不復有藤生於判矣大抵人間費用苟得者
其理則不在之道在則暴耗之過莫有橫及於物物
之資人亦有其時其斷伐不為天罔予謂今之錯
為之文者皆天關判溪藤之流也藤生有涯而錯為
文者無涯無涯之損物不直於判藤而已予所以不
判藤以寄其悲

周朴謝友人應戔紙并筆

范陽從事獨相憐見惠霜毫與彩戔三副繫經秋月
免五般方剪蜀江烟省微覺有文通夢日習慙無子
諒篇放着不將兩處用歸山閑向墨池前

陵成式與溫庭筠雲藍紙絕句并序

一日辱飛卿九寸小紙兩行親書云要彩戔十番錄
少詩葉予有襍戔數角多抽棘與人既玩之輕明復
用殊摩滑尚愧大庾所得猶至四百枚豈及右軍不
節盡付九萬幅因知碧聯棋上重翻懊惱之詞紅方
絮中更擬相思之曲因慮素根作本藤角為封古拙
不重蔡侯新樣偏饒相氏何嘗希墨馳騁有貴長簾
下筆縱橫偏來側理所根無色如暢邛狀如馬肝稱
寫瓊瑣且題裂綿者予在九江出意造雲藍紙既乏
左伯之漆全無張未之功輒分五十枚并絕句一首
或得閑中暫當藥餌也
三十六鱗充使時數番猶得畏相思待將袍換重抄

了畫寫襄陽播摺詞拈飛集中有撰

文嵩好時候播知白傳

播知白字字玄華陰人也其先隲居商山人百花谷因谷氏焉幼知文多為高士之首冠自以材散不仕殷大戊失德于時與其友素同生入朝直諫按於庭七日大戊納其諫而脩德以致聖敬日濟因賜邑千持其後遂為楮氏二十二代祖枝因後漢和帝克興中下詔徵養之隱逸舉賢良方正之士中侍常恭倫搜訪得之於~~繼~~賜貢于天子天子以其明白方正歸卷平直詩所謂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者色用~~道~~史官以代簡冊尋拜治書侍御史奉職勤恪功業昭著帝角居之封好時候子孫其世脩厥職累代襲爵不絕

博好藏書尤能偏善自東文籍以來經誥典策及釋通百氏之書無不載之素幅遇其人則舒而示之不遇其人則卷而懷之終不負矜其該博者宋之世每文士有一篇一詠出於人口者必求之繕寫於是京臨聲價彌高皆以文章貴達歷齊梁陳隋已至今朝廷益甚見用之白為人好薦賢汲善能染翰墨與人鋪舒行藏申寬雪恥呈在述志啓白知公台輔以至達于天子宋幣有所難阻隱蔽歷落布在腹心何祇於八行者歟知白家世自漢朝廷今千餘載奉嗣世官功業隆盛簿籍圖籍布於天下所謂日用而不知也知白以為不失先人之職未嘗輒伐其功與宣城毛元銳燕人易玄光南越石虛中為相頌之友每所

歷任未嘗不同知白自因子受牒補主簿直弘文館
為書吏所賂因潤而墜之當軸素知廣潔憐而不閱
他日方戒而用之是以其道益光曾無背面累遷中
書舍人史館條撰直筆之下善惡無隱明天子御宇
海內無遺志於經籍特命刊校集賢御書上成表之
天子執卷躬覽嘉賞不已因是得親御案乃復嗣爵
好時候

史臣曰春秋有楮師氏為衛大夫乃中國之華族也
好時候楮氏上蓋古山林隱逸之士莫知其本出然
而功業昭宣其族充盛為天下所用利矣世世封侯
爵食不亦宜乎
文房四譜卷第四

文房四譜卷第五

翰林學士蘇 易簡 集

口口墨譜四

口口口口一之叙事

三之雜說

口口口口一之叙事

二之造

四之辭賦

口真誥云今書通用墨者何蓋文章屬陰墨陰象也自

陰顯於陽也

口續漢書云中宮令主御墨

口漢書云尚書令僕丞郎月賜除案大墨一枚小墨

一枚

口東宮故事去皇太子初拜給香墨四丸

釋名曰墨者晦也言似物晦也

陸士龍與兄書書一自上三臺曹公藏石墨數十萬斤

然不知兄頗見之否令送二螺

古有九子之墨祝婚者多善持之像也詞廬於松烟

本性長生

顧微廣州記曰懷化郡握整得在墨甚多精好可寫

書今山中多出朱石亦可以朱朱砚中使

戴延之西征記云石墨山北五十里山多墨可以書故

跡焉盛弘之荆州記

揚雄詔令出也賜筆墨觀書石室

墨數云凡書先取墨必廬山之松烟代郡之鹿角膠

十年之上強如石者妙

周書有涅墨之刑莊子云紙華和墨晉公墨縑縑邑宰

墨綬是知墨其來久矣

陶侃獻晉帝歲紙三千枚墨二十九皆極精妙

王充論衡云以塗傅泥以墨點繒熟有知之精受塵

取垢青蠅之汗常在絹素

歐陽通每書其墨必古松之烟末末以麝香方可下筆

說文云墨書墨也字從黑土墨者烟煤所成土之類

也

古人灼龜先以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乃吉尙

書洛誥云惟洛食漢文大橫入屯即其事也

北齊朝會儀諸郡守勞訖遣陳土宜字有謬誤及書

所濫劣者必飲墨水謝見開寶通禮

○酈元注水經云鄴都銅雀臺北有冰井臺高八尺有屋一百四十間上有冰室數井井深十五丈歲冰及石墨焉石墨可書又見陸雲與兄書云

○括地志云東都壽安縣洛水之側有石墨山山石盡墨可以書疏故以石墨名山

○新安郡記云縣南二十六里有石嶺上有石墨王人多採以書有石墨井是昔人採墨之所今懸水所深激其井轉益深矣

陳留耆舊傳云王邨剛猛能解槩牙破鄴目考驗楚王瑛謀反連及千餘人事竟引入詰問無謬一見賜御筆墨再見賜佩帶三見除司徒西曹屬論衡云或云河出圖洛出書此皆自然也天安得筆

墨而圖畫乎

晉令治書令史掌威儀禁令領受寫書縑帛筆墨筆陣圖以華為穎墨為鼈甲

口口口二之造

○常將仲墨法曰即常今之墨法以好醇松烟乾搗以細絹篸於缸中篸去草芥此物至輕不宜露篸慮飛散也烟一斤以上好膠五兩浸梔皮汁中梔皮即江南石檀木皮也其皮入水綠色又解膠并益墨色可下去黃鷄子白五枚亦以真珠一兩麝香一兩皆別治細篸都合調下鐵臼中寧剛不互澤搗三萬杵多亦善不得過二月九月溫時真敗寒則難乾每錠重不過二兩故蕭子良答王僧虔書云仲將之墨一點

如漆

口 莫公墨法、松烟二兩^丁香麝香乾漆各少許、石以膠水搜作錠、火烟上薰之^俱、可使入紫州末色紫、入奉皮末色碧、其色可愛。

口 昔祖氏本易定人、唐氏之^時墨官也、今墨之上必假其姓而飾之、大約易水者為上、其妙者必以鹿角膠煎為膏而和之、故祖氏之名聞於天下、今^行濟潭王屋亦多好墨、有圓如規、亦墨之古製也、有以枯木煙為之者、尤塵又云上黨松心為之、^佳突之末者為上^點。

口 江南^點歙之地有李廷珪墨尤佳、廷珪本易水人、其父超唐末流、離渡江、歙中可居、造墨故^{有名焉}、今

另起

有人^得得而藏於家者、亦不下五、六十年、蓋膠敗而墨調也、其望如玉、其紋如犀、寫踰數十幅、不耗一二分也、墨或堅裂者、至佳、凡收貯宜以紗囊盛、懸於透風處佳。

口 造朱墨法、上好朱砂、細研飛過、好朱紅亦可以、椀皮水煮膠、清浸一七日、^願願去膠、清於日色中、漸瀝之、乾濕得所、和如墨、提於朱硯中、研之以書碑石、亦願二月九月造之。

口 宋張永涉獵經史、能為文章、^善善書、^{又有}又有^{巧思}巧思、紙墨皆自造、上每得永表、輒執玩、咨嗟久之、供御者不及也。

口 造麻子墨法、以大麻子油、沃糯米半碗、^強強、^碎碎、剪燈心

堆於上燬為燈置一地坑中用一瓦鉢微穿透其底覆其焰上取烟燁重研過以石器中煎者皂英膏并研過者糯米膏入龍腦麝香秦皮末和之搗三千杵搜為挺置蔭室中俟乾書於紙上向日若金字也秦皮陶隱居云俗謂之樊規皮以水漬和墨書色不脫故造墨方多用之

近點歙間有造白墨色如銀范研訖即與常墨無異即未知其所製之法

口口三之集說

張芝臨池書水盡墨

神仙傳云班孟能嚼墨一質皆成字畫紙有意義

王子年拾遺云張儀蘇秦同志寫道遇聖人之文則

應剪髮以相酒或儒力寫書行

以墨畫掌及股裏夜抄寫

葛洪好學自伐薪買紙墨

災祥集曰天雨墨君臣無道讒人進

神仙傳漢帝徵仙人王遠遠乃題宮門四百餘字

帝惡而削之外林去復見墨皆入林裏

楊雄答劉歆書云雄為郎自奏心好耽博絕麗之文

願不受三歲俸息休直事得肆心廣意成帝詔不奪

俸令尚書賜筆墨得觀書於石室故天下上計孝廉

及內郡衛卒會者雄常把三寸賜翰賚油素四尺以

問其異歸則以鈎撾松粟二十七年於茲矣

偽罽有連子某者能誦書孟氏召入甚佳其穎悟遂

錫之衣服及墨壹丸後家童誤置於庭下盆池中逮

數年重植盆中荷葉復獲之堅硬光膩仍舊或云信
宗朝所用之墨餘者

唐王勃為文常先研墨數升以被覆面謂之腹藁赴
必下筆不休之幼常夢人遺墨丸盈袖

西域僧言彼國無硯筆紙但有好墨中國者不及也
云是鷄足山古松心為之僕嘗獲貝葉上有梵字數

百墨倍光澤會秋為窓雨澤因而措之字終不滅
後宣帝周令外婦人以墨畫眉蓋禁中方得施粉黛

漢書光武起玉莽令以墨汙涓陵延陵周桓
僕將赴赴舉年夢

今上臨軒親賜墨一挺僕因蹈舞而受之東旦言於
座客有劉靖者江表人也言日前賀必狀元及蒙僕

詰詰之部曰僕有徵方言也前春御試果冠群彦而郭
公已有他事迨歸江表後言之於禮部郎中張洎洎

曰夫墨者革硯之前用時必須出手矣手於手同音
也僕疑自解之曰天子手與文墨也

顧野王輿地志曰漢時王朗為會稽太守子肅隨之
郡住東齋中夜有女子從地出稱趙王女與肅語曉

別贈一丸墨肅方欲注周易因此便覺才思開悟
抱朴子友人玄伯先生以儒墨為城池以機神為干

戈次太子妻與夫書曰并致上墨十螺

葛龔與相書曰復惠善墨下難求摧骸骨碎肝

膽不足明報

千寶搜神記云益州西有祠自稱黃石公祈禱者持一百或饋紙

本草云墨味辛無毒止血生肌膚合瘡散生產後血運醋磨服之亦主明目物甚多且點瞳子上又止血痢及小兒客忤搗篩和水溫服之好墨入藥腐羸者不堪

陶隱居云樊觀水漬以和墨書色不脫即秦也

陶隱居雲烏賊魚腹中有墨今作好墨用之其食也

海人云烏賊魚即秦王筆袋魚也昔秦王東遊棄筆袋於海化為此魚形一如笑袋兩帶極長墨猶在腹人捕之必噴墨昏人目也其墨人用寫券歲久其字磨滅如空紙焉無行者多用之

國語晉成公初生夢人規其臂以墨曰使有晉國三世故名黑臂

穎川荀爽清梁武有舊而素輕梁武及梁受禪乃入北增云會於楯鼻磨墨作文檄梁

今常侍徐公鉉云建康東有雲穴西山有石墨親常使之又云幼年嘗得李超墨一挺長不過尺細裁如筋與其受第錯共用之日書不下五千字凡十年乃盡磨處遺際有外可以裁紙自後用李氏墨無及此者超即廷珪之父也

唐末陶雅為歙州刺史二十年常賣李超云尔近所造墨殊了及吾初至郡時何也對曰公初臨郡歲取墨不過十挺今數百挺未已何暇精好焉

○山中新伐木書之字，即隱起。他日洗去墨字，猶分明。又書^因，積歲久，木朽而字終不動。蓋烟煤能固木心，亦徐常侍言。

○今之小學者，將書必先安神養氣，存想字形在眼前。然後以左手研墨，墨調手穩，方書則不失體也。又云：研墨如病，蓋重其調勻而不注也。又研墨要涼，涼則生光，墨不宜熱，熱則生沫，蓋忌其研急而墨熱。又李陽冰云：用則旋研，無令停久，久則塵埃相浮，膠力糜亡。如此，注紙不任下筆矣。

初舉子云：凡入試題目未出，問緣研墨一硯，蓋欲其辦事非主於事，筆視之妙者也。今之燒藥者，言以墨塗紙，藥尤能拒火。

王嘉拾遺記：昔老君居景室山，與者叟五人共談天地之數，撰經書垂十萬言。有浮提國神人二出，金壺器中有墨汁，狀如淳漆，灑木石皆成篆隸，以寫之。及金壺計盡，二人乃欲刺心瀝血，以代墨焉。五老即五方之精也。景室即太室少室也。

王獻之與^{謝聖}溫書，扇誤為墨，因就成一駁牛，甚工。曹弗興畫屏風，故誤汗為蠅，大帝以手彈之。義熙中，三藏佛馱跋陀在建業，謝司空未造護淨堂，譯華嚴經堂下，忽化出一池，常有青衣童子自池中出，與僧洒掃研墨。

宋雲行記云：西天唐依王斷髓為墨，寫大乘經，現筆石崇奴券曰：張金好墨，過市數蠶，并市豪筆，備郎寫。

書

趙壹非也書云十日一筆月數九墨觀中
劉恂頌表錄異云頌表有雷墨蓋雷州廟中雷雨勃
起人多於野中獲得石狀如鑿石謂之曰雷公墨也
扣之鎗々然光瑩可愛
輿論云袁紹妻劉氏姓姬死未殯殺其妾五人恐
死者知乃髡其髮墨其面
曹毗志性云漢武鑿昆明極渾悉是灰墨無復土舉
朝不解以問東方朔一日臣愚不足以知之可試問
西域胡帝以朔不知難以核問後漢明帝時外國道
人入來洛陽時有境方朔言者乃試問之胡人云經
云天地大劫將盡則劫燒此燒劫餘乃朔言有旨又

出
錄

四之辭賦

後漢李尤墨銘

書契既遠研墨乃陳烟石附筆以滾以伸

曹植樂府詩曰

墨出青松烟筆出狡兔翰古人成驚跡文字有改刊

張仲素墨池賦

墨之用也為以觀其妙池之為玩也傷不傷其清為有為覆
池而盡墨知功積而藝成俾夜作晝日晷月諸挹披
而水精其六書或流韻於崩雲之勢乍滴歷於岳露
之歸止正變比黛色涵乎碧虛玉羽之翩翩忽殊
白鳥濯錦鱗之澈澈稍見玄魚自強不息允臻其極

文苑英華作王起

何健筆以成文，俾方塘之改色。映揚魯之經，乍謂寫
書。古史年之龜，還同食墨。沮如斯久，香冥莫測。受濕
者必其滋，知白者成其黑。恢弘學海，輝映爾林。將援
毫而悅目，賞發舟而賞心。其外莫測，其中莫見。同君
子之用晦，比至人之不炫。水開而純，漆重而重。石映而
玄，珪片片儻北流，而浸福自成。黑黍之形，如東門之
涸麻。更學素絲之變，容其儀也。可傳可繼，豈謀樂也。
涑之海之取，魏國之沉沉。徒開墨井，笑崑丘之浩浩。
空設瑤池，專其業。者金其名，久其道者盡其美。彼如
翰成，水游藝之徒，益以墨池而竊比。

李白謝張司馬贈墨池

上黨碧松烟，夷陵丹砂末。蘭麝凝珍墨，精光乃堪掇。

黃頭女子雙鵝鬋，錦囊卷之懷抱閒。今日贈予蘭亭
去，興來灑筆會稽山。

僧齊已謝人惠墨詩

珍哉歲寒烟，携來路幾千。只應真典誥，銷得苦磨研。
正色浮端硯，精光動蜀牋。因君強濡染，捨此即忘筌。

段成式送溫飛卿墨杜復書十五首

段云近集仙，舊吏獻墨二挺。謹分一挺，送上雖名殊。
九子狀異二蟬，如虎掌者非佳。似免支者差勝，不思
吳興道士，忽遇因取上章。越王神女得之，遂能注易。
所恨偷厚松節，絕已多時。上谷榘頭求之，未獲也。成
式述非以頃草隸，非上海若白事，足以驅策，詎可供
成塚之硯，得如椽之筆乎。

溫峇云庭竹白即日僮幹至奉披榮誨蒙賣易州墨
一椀寸許高製上蔡輕烟色捲緇帷香合添蘭
三臺故物畧重相傳五兩新膠乾輕入用猶恐
曠遠建康延羸常曜名方即求鷄木傳玄佳致別染
龜銘思加於蘭省即官禮備於松檮介婦波妻獨第
所未窺視廣記漢儀何嘗音引劍又云州上苑青瑣
西垣板字猶新礙籤尚整帳中女史猶襲青香架上
仙人常扶縹杖得於華近辱在庸虛豈知夜鶴頓驚
殊慙志業秋虵屢縮不稱精研惟憂瘠物虛投懶盤
空設晉陵雖壞正懼銅兵王沼徒深誰磨石硯捧受
學荷不任下情虔筠再拜
改峇云亦獻小墨殆不任用籍楛之力殊未堅剛和

楚之餘固非精好既非懷化所得豈是筮陽可求况
集從來政能慙伯祖之市果自少學業愧稚川之代
薪飛卿制肘功深碎掌志倦齊奮五筆捷發百函愁
中復解玄潮病裏猶屠墨守烟不所附抑有神乎哉
札承訊忻悻兼襟莖測疲詞難知古訓行當祇謁條
訪關疑成式狀

溫峇云昨夜安東聽偈北國追凉柝枕才歌蘭缸未
艾繹繩初解紫茵仍傳麗事絳繁擣華益贍雖則竟
山充貢握槩堪書五九二兩之精英三輔九江之清
潤葛馨受賜稱下士難求玉絮著銘難避風易遠俱
苞翰曰蓋入涼峇遺逸皆存纖微惡舉鷄觀鵬運豈
識道運既入鮒居應嗟坎窞願承警效以廣愚蒙廷

筠狀

温谷云亦更拾從土黑聲之餘自謂無遺策矣倡媿
井畫尚猶自恃醢鷄未知大全忽奉毫白復新耳目
重耳誤徹謬誤生悲張與段淪研味難盡詎同王遠
術士題字入木班孟何大噴書竟紙雖趙壹非艸數
九志微汲媛餉夫求螺求說肝膽將破翰谷已疲有
力員之更廷承問成式狀

温谷云伏蒙又抒冲襟詳微故事蒼淮之氣仰則彌
高竚彼之泉汲而增廣方且驚神禔鬼寧唯捨甲投
戈復思素浴呈祥翠媯垂脫龜字著象鳥炎含華至
於漢省五丸武部三善仲宣佳葉既誅浮光張永研
工常稱點漆逸少每停臂滑長庸常務色輕擣乃韋

書知為未盡荀濟提兵之檄磨楯而成思窮覆族之
言削門而顯敢持桂并猶望鯤池不任慙伏宗仰之
至寔筠狀

段谷云赫日初升白汗四匝愁議墨陽之地嬾窺兼
愛之書次復人行盈襲交互訪伏牛之夜骨豈望登
真迷艮歎之沉疴虛成不任更得四供晋王五入漢
陵隱侯辭著於麝膠葛玄術移於魚吐寧止千松改
染三丸可和僧編獨擅之才周顛自謂無愧而已支
策長望梯几熟眼方困九攻徒榮十部齊師其遁詎
教脫席成式狀

温谷云以揭以童山不秀非鄒衍可吹晉井泉無豈取
恭不拜靈尤之事謂以獲麟華聖之言翻同倚馬靜

思神運不測冥搜亦有相里而分豈公翰所削流
輝指詩似潤清泉銘著李尤書投蘇竟寧憂素敗不
長飛揚傳相見貽宮宇斯主研蚌胎而合美配馬滴
以成章更率荒蕪益慙陳略述筠狀

段蒼云藍染未青玄嘲轉白責羝羊以求乳釋石由
而望苗殆將壯腸豈止憎貌猶記烟磨青石黛漬幕
書施振易思彌介難曉蘇秦同志備力有可而題王
陵南遊著書無而誰給今則色流琅硯光滴彩毫腹
筭未緘初不停綴廢兵怯戰惟願聖降成式狀

溫峇云驛書方來言泉更湧高月泰時富類教倉怯
蒙叟之火匪駭王郎之亦賦猶有剛中巧製廟裏奇
香微上堂之松心誠長安之石炭為黔靡用龜食雞

知規虞器以成奢然梁刑而麗罪便當北面不獨樓
毫連筠狀

段蒼云飛鄉博窮典敏給芳辭吐水千瓶有才壹
石成式尺紙寒暑素所不閑一卷篇題從來蓋竄竊
以墨事故負巾箱先無可謂射騏驎而雖疲遵繩墨
而不跌者忽記鄴西古井更欲探尋彌略鏤盤誰當
倣效況又劇間可答但愧於子安一見之賜敢同於
邛惲乎陣崩鶴唳駭怯鷄鳴使將晨歷我軍望之如
墨也豈勝愁居懾處之至成式狀

溫峇云萍筠閱市無功持槌窻効犬竟陣聽蝸脫傷
明庸兼於六鷓鴣追蹤驛每承函素若涉滄溟亦
有葦燦尚上一莪餘可記至於練從推制既禦秦兵綏

酈炎曰余青山白雲之士去榮華絕嗜欲脩真得道
久不為羣身所侵壽且千歲然猶永離五行之數終
狗有限余漸覺形神枯槁是知老之將至矣今他日
必為風雨所躡後因子熾感余當神化氣雲氣之狀
升霄漢矣其留者顯玄塵生徒居~~靈~~突之上必退膠
水之契喻靡處士鹿角煎和丹砂麝香數味遺而餌
之其後果然門生皆以青松子前知定數矣玄塵生
餌藥得道自黃帝時蒼頡比鳥跡為文以代結繩之
政玄塵便與有功焉其後子孫皆傳其術以成道易
水之上遂為易氏焉玄光即玄塵曾孫也家世通玄
處素其壽林永嘗與南越石虛中為研究雲水之交
與宣城毛元銳華陰措知白為文章濡染之友朋天

子重儒玄慕其有道世為文史之官特詔常侍御按
之右拜中書監儒林待制封松滋侯其宗族蕃盛布
在海內少長皆親視席以文顯用也

史臣曰古者得姓非官族世功則多以地石為氏或
爵邑焉或所居焉松滋侯易氏蓋前山林得道人也
青松子富有春秋不顯名氏其族或隱天不名山皆
避為棟梁足用也有居秦嗣者秦始皇巡狩至東岳
因經其隱所拜其兄弟五人為大夫焉其祭玄得道
能神化者則自易水之上後代故用為姓云

文房四譜卷第五

文房四譜後序

翰林學士蘇 易簡 集

班志有言曰小說家流千三百八十篇蓋出於稗官
道塗之說也孔子曰雖小道亦有可觀者焉苟至遠
而不匠廢亦幾於道也矧善其事者必利其器尋其
波者必計其源吾見其決洩古先之道發揚翰墨之
精莫不有由是四者方傳之無窮乎苟闕其一雖敏妙
之士如庶頗不能將楚人也常觀茶經竹譜尚言始
末成一家之說况世為儒者焉能無述哉因閱書秘
府遂拾尋前志并耳目所及友朋所載者集成此譜
識者識者亦曰可故不能棄其冠序則有云
述焉敢以曾臆之志復書於卷末云